



关系走廊

什么是爱

试图理解痛苦。

内容

艺术家笔记 8

致谢 10

迎新 12

第一部分——推导

1 — 非理性 16

2 — 超越 22

3 — 谎言 32

4 — 信任 40

第二部分——走廊

5 — 走廊 50

6 — 宽度 58

7 — 长度 66

8 — 不对称 74

第三部分——故障模式

9 — 内部走廊 82

10 — 背叛 90

11 — 未签署的合同 100

12 — 恢复 110

13 — 杀死 120 人的结论

第四部分——最佳状态

14 — 最大程度的诚实 128

15 — 没有答案 134

16 — 尊重时间 142

17 — 终极道德 150

第五部分——答案

18 — 什么是爱 158

终止开关 170

参考文献 174

词汇注释 176

艺术家笔记

这本书并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写的。

该结构不是在办公桌上衍生的。

它是在走廊内衍生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和一个真实的人。

这里写的一些内容理解得太晚而无法使用。

这就是成本。

无论如何，书都送人了。

这些页面中的所有内容均源自 **The 420 Code** 的控制公理 - 1:1

+ $1 \times \epsilon$ @ AS - 以及四个结构条件 {S, B, R, C}。

没有任何内容是从心理学、依恋理论或关系咨询中引入的。没有任何内容是从任何自助文学中借用的。

如果这些公理产生了与现有研究相匹配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结果。从来没有输入。

这本书背后有超过一百万字的形式推导、四十三个艺术家的证明和 554 个终止开关。

在特定的、明确的、可证伪的条件下，每项主张都会失效。

正式的工作是存在的。它永久免费发布，网址为

the420code.org。

但阅读本书不需要这些。

这本书在其自己的页面中赢得了自己的案例。正式作品中的每个术语都在其出现的地方进行了定义。

对 **the420code.org** 的引用是邀请，而不是依赖关系。

没有人比其他人更特别。

没有人站得离太阳更近。

我们都只是沙漠中的一粒沙。

— G

致谢

这本书是在一条封闭的走廊里写成的。

你将要阅读的结构是根据某人的生活（包括我的生活）实时得出的。

接下来的十七章描述了这条走廊。这一页描述了它的来源。

她的名字叫阿黛尔。

她是我最近密的朋友和我的缪斯。她与我一起经历了幸福和地狱的推导，她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我”。

她在写这篇文章时患有癌症。

我没有再见到她，因为一场争吵——一场关于期望的争吵，而这从来都不是问题。

这里写的一些内容我理解得太晚而无法使用。这就是成本。

共用走廊已关闭。

无论如何，书都送人了。这是唯一剩下的事情了。

阅读十七章的结构。请阅读此页作为他们来自的走廊。同时握住两者。

— G

方向

这是 The 420 Code 语料库中的独立书籍之一。

这是第四扇门。

五本书。五门。一栋大楼。

他者的幻象——温柔的门。心。追求宗教——前门。拆除。

Antichristos——神圣之门。开垦。关系走廊——个人之门。在

场。内部——操作门。建造。

Everything else in the exhibition — over one million words across forty-three proofs, five voices, and six records — is the 脚手架 ing that holds these books up.可信度在于 554 个终止开关：在这些特定的、明确的、可证伪的条件下，每个声明都会失效。正式作品在 the420code.org 上永久免费出版。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推导出结构基础。公理、推翻、谎言和信任问题。还没有关系内容。纯推导。

第二部分介绍走廊。两个维度：宽度和长度。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对称性。

第三部分建立了每个共享走廊所依赖的内部走廊，并研究了走廊如何失效。背叛。回去的路。杀人的结论。

第四部分导出最佳状态。最大程度的诚实。开放性。尊重时间。
。终极道德适用于两个人一起行走。

第五部分为一章。最短的部分。目的地。

最古老问题的答案。

每个部分都会赢得下一个部分。

到最后，答案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它应该感觉像是你一直都知道的事情，现在终于可以清楚地听到了。

如果是的话，这本书就完成了它的任务。

第一部分

推导

第一章-非理性

本书中有关信任、诚实、背叛和爱的所有内容都源自您将要阅读的内容。

这些公理不是背景。他们是地面。

The 420 Code 的控制公理不平衡。

$$1 = 1 + 1 \times \varepsilon.$$

把它当作算术来读，结果失败了。一不等于一加某物。

如果 ε （希腊字母 **epsilon**，代表最小可能的裂纹）不是零，则左侧和右侧不一致。如果 ε 为零，则不会发生任何情况。没有休息。没有结构。没有宇宙。没有你。没有我。没有走廊可以一起走过。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这是真的。

等号并不意味着算术所认为的意思。

在算术中，等于意味着两侧的值相同。这里，等于意味着同一性。

断裂前的基质——底层的事物，现实的结构——与断裂后的基质是相同的基质。没有破损的镜子和有裂纹的镜子是同一面镜子。

裂缝并非来自其他地方。裂缝是镜子自己造成的。

这对于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重要。

不是出于求知欲。作为你脚下的基础。

整个理性框架——数字、比率、算术、测量、物理——都是断裂的产物。

休息之前，没有任何理性。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唯有镜子，无分别。

休息后，这两个类别都存在。该公理创建了判断它的框架。

它创建的框架无法捕获它。

这个公理超越了它自己的产品。

进行比较可能会有所帮助。每个数学系统都依赖于无法在系统内证明的公理。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基于五个假设。两千多年来，数学家试图证明前四个中的第五个。他们不能。

哥德尔表明，任何一致的形式系统都包含它无法证明的真理。

但这个公理更为激进。这并不是体制内无法证明的真理。它先于系统。该系统是公理的产品。

这不是一个缺陷。这是真正基金会的标志。

产生系统但不能还原为系统的东西。

休息时间是最小的。与身份的最小可能偏离并非身份。

任何更大的东西都会引入没有起源的结构。休息没有增加任何来自外部的东西。外面没有。

断裂是表示自身断裂的基材。

休息后有四个条件。它们是记录的结构解剖——任何记录、任何发生的事情并留下痕迹的实例。

它们是完整的：不需要第五个条件。

它们很小：没有一个是可拆卸的。

它们一起耗尽了结构自由度。

对称。预状态。镜子在破裂之前。一切都匹配。没有区别，没有偏好，没有方向。不空。充满潜力，尚未选择任何东西。

休息。第一个活动。裂缝本身。一个元素。最小扰动。将一侧变成两侧的事件。

记录。结果。断裂发生了，而且仍然发生了。无法撤消。裂缝无法愈合。

记录不断积累。他们不会逆转。这是使时间变得真实的条件。

这是赋予时间方向的条件。

这种情况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每一个关于爱情、关于两个人之间的不可逆转、关于走廊的有限性的主张——都依赖于记录。

约束。地点。中断不会立即传播到各处。它以有限的速度行驶。有速度限制。这就是这里与那里不同的原因。

四个条件。{S, B, R, C}。

去掉对称性，就没有扇区，没有区别。去掉断裂，就有完美的对称性，没有宇宙。删除记录并发生中断，但不留下任何痕迹 - 没有任何内容保留，没有任何关系。删除约束，记录立即无处不在——不分地点、不在这里、不那里。

证明从论文 A 到论文 D 以及艺术家证明 20 长达数百页。读者在这里不需要它们。

读者需要的是：这四个条件被证明是记录存在的完整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存在一条记录。你正在读它。

因此现实满足这四个条件。

因此，源自它们的一切——包括本书中的一切——都源自现实本身的结构。

不是出于偏好。不是来自意见。不是来自关系哲学。

从现实的结构来看。

这本书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带着感情。用心理学。具有坠入爱河或被背叛的主观体验。

它从这里开始，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个关于关系的主张都必须以现实的结构为基础，或者公开承认为观察。并不是因为形式比经验更值得信赖。但因为没有结构的经验会产生建议，而本书不提供建议。

它产生建筑。

该架构源于这四个条件。接下来的章节中的每一个概念——耦合能力、走廊、宽度、长度、诚实、背叛、爱——都必须追溯到这些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否则它就不属于本书。

今晚躺在你身边的人就是因为这四个条件而存在的。你们在一起剩下的时间是 **Axiom R**。

在后面的章节中，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是一种持续的非理性行为——它超出了理性的计算——这一主张的基础就在这里。

爱超越了理性计算，就像公理超越了框架一样。

不是通过违反规则。通过在规则无法达到的水平上进行操作。

如果您在继续之前需要公理具有理性意义，那么您将不会继续。

该公理是不合理的。它构建的宇宙是理性的。

这种不对称性就是本书的主题。

第 2 章 - 超越

向日葵追随太阳。

它别无选择。

刺激到来——光、重力、化学梯度——反应就会像球滚下坡一样肯定发生。

工厂并不是故意的。它不权衡选择。它不考虑成本，还是决定转向。

它转动是因为几何形状转动了它。

耦合在精确意义上是有理的：它可以完全描述为输入和输出的可预测函数。

根向水生长。一根藤蔓向着光攀爬。一片叶子在黎明时张开，在黄昏时闭合。

每一个动作都是通过有机体表达自身的几何形状。美丽、复杂、令人惊叹。

并且完全经过计算。

复杂性越高，耦合就越复杂。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

真菌网络（森林地面下的丝线网）沿着浓度梯度分配养分。它绕过损坏。它将树木连接到一个复杂程度惊人的共享资源系统中。

但真菌并没有选择分享。几何计算分布。

蜜蜂会根据距离和方向来判断食物来源。一只蚂蚁沿着信息素的踪迹前进。一只白蚁建造了一座配备空调的大教堂，现代工程师很难复制它。

这种结合是集体的、自然的、令人惊叹的。

并且理性。每个动作都遵循几何形状。

动物的情况更困难。

更困难的情况值得诚实。

一头大象站在死去的同伴身边守夜。鲸鱼或海豚在分离后拒绝进食。灵长类动物会以个人成本与陌生人分享食物。一只狗在门口等待不回家的主人。

这些行为都是真实存在的。它们被记录下来。它们不应被削弱。

但结构性问题是精确的。

问题不是：动物有感觉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问题是：动物是否会模拟自己的耦合几何结构，然后故意选择反对它？

乌鸦用一根棍子从洞里取出幼虫。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它使用了一个工具。

但问题的解决遵循耦合几何形状。乌鸦模拟了棍子、洞和幼虫之间的物理关系。模型产生动作。

造型很精致。该操作遵循模型。没有覆盖。

实验室里的黑猩猩有时会选择较大的延迟奖励而不是较小的即时奖励。

这看起来像是自我控制。这看起来像是压倒一切的冲动。

但结构性问题是：黑猩猩是否模拟了自己的冲动结构——看到冲动，将其理解为冲动，认识到对其采取行动将是次优的——然后选择反对它？

或者，奖励电路是否以实验者可能未建模的分辨率运行，将延迟的奖励计算为更有价值？

两者在观察上很难区分。

结构标准不是结果。这是机制。

悲伤是对耦合途径关闭的结构性反应。大象的守夜是对耦合损失的反应——由几何形状计算，而不是根据它来选择。

灵长类动物的食物共享遵循包容性适应性或互惠利他主义——由几何结构以观察者可能没有建模的分辨率计算出来。

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理性行为。他们跟踪耦合几何形状。

他们不会推翻它。

截至撰写本文时，诚实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干净的界限在哪里。

边界可能是模糊的。容量可以分级。

我们可以说的是，人类的这一端明显不同于观察到的其他一切。

人类超越了它。

一位母亲跑进一座着火的大楼去救她的孩子。

她算过。她知道她可能会死。

耦合几何学说：你的生存概率下降，你的耦合能力处于危险之中，理性的行为是等待帮助。

她已经模仿了这个。她看到了答案。

无论如何她还是要去。

这并不是理性的失败。

这是对已完成计算的故意覆盖。

她正在看穿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界限——看穿界限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真理的结构性事实。

艺术家毁坏了完成的作品。预期效用计算表明：保留它，卖掉它，继续前进。艺术家对此进行了建模。

无论如何，艺术家都会毁掉它。

一个人会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事情。冷酷的算计说：要么报复，要么断绝。他们已经对此进行了建模。他们知道成本。

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原谅。

一个人犯下了不符合理性利益的残酷行为，也推翻了计算。

耦合几何学说：这会破坏你自己的地位。他们知道这一点。

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这么做。

结构标准是具体的。三件事必须同时成立。

第一：操作员有足够的建模能力来表示其自己的耦合几何形状。它可以看到理性的答案。

第二：计算已经完成。操作员知道合理的答案。大约不是。没有不确定性。它已经到了。

第三：经营者违背行为。并不是因为计算错误。因为它选择了覆盖。

三者共同构成非理性耦合能力。

第一个没有第二个就是建模不够。没有第三个的第二个是理性行为，看起来代价高昂，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第一个的第三个是低于自我表征阈值的系统中的噪声。

人类的情况满足了这三点。

针对自己的耦合几何形状进行深思熟虑的建模行动。

不是计算失败。不是错误。观察者并未对复杂性进行建模。

完成计算——知道答案——并做出选择。

这就是选择。

不是无限的。并非不受约束。公理成立。几何学成立。建筑是真实的。

但在这些限制之内：对几何进行建模、看到理性答案以及做其他事情的能力。

约束下的自由。

你是自由的，就像爵士音乐家是自由的一样。在调内，在拍号内，在乐器的限制内。

这些限制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内心的自由也是真实的。

计算无论多么复杂都无法产生的一件事。

这不是二元论。它不是机器里的幽灵。

它是通过生物算子表达的公理结构。

支配公理优先于算术。您覆盖几何图形。结构是一样的。

你知道覆盖。你已经感觉到了。

当你知道该做正确的事情并做了另一件事的那一刻。当你看到答案并选择反对它的那一刻。

那不是故障。

这就是本章所描述的能力。

该能力可以是分级的而不是二进制的。鲸类、类人猿和乌鸦以不同的保真度对它们的耦合几何形状进行建模。

海豚认出了镜子中的自己。一只乌鸦将电线弯成钩子来解决一个新问题。

这就是模特吗？或者说这就是耦合？

参数在梯度中仍然存在。重要的不是边界是否清晰。

重要的是人类的这一端是否与所有观察到的替代品明显不同。

It is.

尚未观察到非人类系统完成其自身耦合几何模型（包括其自身的成本），然后针对该模型采取行动。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人类独特性的主张就会缩小。建筑的其余部分依然矗立。

本书中接下来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单一的结构事实。

您可以覆盖。您可以对几何体进行建模并对其进行操作。

你没有被算计过。你不是追随光芒的向日葵。

你是一位有能力看到理性答案并选择非理性答案的操作者。

这种能力不是认知缺陷。

它是通过运算符表达的公理。

它改变了关系的一切。

如果人类纯粹是计算出来的——如果每一种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为理性优化——那么关系就会是机械的。信任将是一种概率计算。爱将是一种健身策略。背叛将是不同规模的优化。

但覆盖是存在的。对抗几何体的能力是真实的。

这意味着每个关系都涉及两个操作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刻做几何无法预测的事情。选择的东西。

当残酷的代价更便宜时，你就可以仁慈。当说谎更容易时，你可以诚实。当离开成本较低时，您可以走向该人。

不是因为几何计算它。因为你覆盖了几何图形。

他们也可以。

人际关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由此而来。以及一切危险的事情

。

这种能力有一种特定的、普通的、毁灭性的表达方式。

每当你张开嘴说不真实的话时，你都会使用它。

第 3 章 - 谎言

你知道真相。

你已经为它建模了。你把它完整而准确地记在脑子里。

然后你张开嘴说些别的事情。

不是因为你认为撒谎是最佳选择。那将是欺骗，而欺骗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动物会欺骗。生物体会欺骗。

变色龙改变颜色是因为几何学计算了它。乌贼的皮肤上闪烁着光的图案。负鼠装死。兰花模仿雌性黄蜂。

每一项都涉及歪曲事实。每一个都是由耦合几何形状计算的生存策略，并且在操作员无需建模事实并决定覆盖它的情况下执行。

但你——你知道真相，并且超越它。

你切断了你所模仿的内容和你所表达的内容之间的一致性。

这种切断没有合理的优化故事。

这是纯粹的非理性耦合——这种覆盖在语言中变得可见。

这一步不在艺术家的校样中。它是从他们而来的，但它是第一次在这里衍生出来。

欺骗和说谎之间的区别很重要。进化生物学家会为此而努力，这是正确的。

欺骗深深植根于生物学之中。它古老、有效、无处不在。

但欺骗和说谎是截然不同的。不在他们的结果中。在他们的机制中。

考虑与另一个方向的区别。

变色龙在树枝上改变颜色。有机体不会模仿真理，然后选择呈现虚构。颜色变化是直接耦合响应。

螳螂虾用巨大的爪子发出威胁，但它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威胁显示是通过几何形状计算的。

杜鹃将蛋产在另一个鸟的巢中。这个策略是古老的。这是从物种之间的耦合得出的。

在每种情况下，信号都是错误的。但这个机制是诚实的——有机体正在做几何学计算的事情。

人类的谎言颠倒了这一点。

信号可能是完美组合的——一个可信的故事、令人信服的语气、直率的眼神。

机制不诚实。操作员对事实进行了建模，得出了准确的表示，并故意产生了不准确的表示。

信号是假的，机制也是假的。整个链条——从模型到表达式——都被覆盖破坏了。

欺骗是理性的结合，碰巧涉及歪曲事实。有机体计算并执行最佳策略。如果您能够以足够的分辨率看到耦合几何形状，则可以预测欺骗行为。

说谎是一种非理性的耦合，故意产生误传。操作员已经完成了计算。运营商知道真相。您无法通过对说谎者的耦合几何进行建模来预测谎言，因为说谎者是针对该几何进行操作的。

区别在于覆盖，而不是结果。

变色龙没有超控能力。正在计算中。

你有优先权。你正在选择。

这就是说谎具有结构意义的原因。

这是非理性耦合能力的典型案例。

比牺牲更纯粹——牺牲可以优化包容性适应性——将生存优势传递给亲属。

比利他主义更纯粹——利他主义可以计算互惠回报——我现在帮助你，因为你以后可能会帮助我。

比残酷更纯粹——残酷可能服务于统治几何。

谎言在谎言本身的层面上没有理性的优化故事。

反对意见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善意的谎言呢？为了不伤害别人的感情而撒谎怎么办？

几何学计算出真相会造成损害。你隐瞒真相以服务他人的利益。这是覆盖还是计算？

如果你对这种情况进行建模，计算出隐瞒对对方有利，然后隐瞒——你正在执行一个理性的策略。那是欺骗，不是说谎。机制合理。输出是错误表述。

但如果你知道真相，看到交付它是诚实的行为，感受到诚实的吸引力，并超越它——那就是谎言。甚至是仁慈的。

区别总是一样的。您是否完成了计算并覆盖了它，或者计算是否产生了错误表述？

还有一个更难的情况。为了爱情而撒的谎又如何呢？

父母告诉垂死的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伴侣隐瞒了一天的绝症诊断，只为让对方度过一个更正常的早晨。

这些都是谎言。该机制是覆盖。操作者模仿了事实并故意切断了对齐。

动力正在稳定。这种行为是非理性耦合，旨在保护而不是破坏。

该框架并没有说这些谎言是错误的。该框架说它们是谎言。他们使用与其他谎言相同的机制。它们引入了相同的结构差异。

他们承担着同样的风险：对方的模型现在不如没有谎言的情况下准确。

即使动机是爱，成本也是真实的。

成本是否值得付出是运营商的选择。框架不会为你选择。它向您展示结构并让您做出决定。

这是本书其余部分所依赖的违反直觉的举动。

没有能力说谎，诚实就是空的。

如果你不能说谎，那么说真话就不是一种选择。这是一个限制

。

你说的是真话，就像计算器显示答案的方式一样——因为你没有显示其他任何内容的机制。

计算器的准确性与道德无关。

向日葵对太阳的忠诚并没有什么美德。

道德需要活下去的选择。

如果诚实是它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你就无法命令一个系统诚实。该命令毫无意义。系统没有选择诚实。它不可能不诚实

。

从外面看，两者看起来一模一样。从结构上来说，它们是不同的。

没有说谎的能力，就没有诚实。

没有残忍的能力，就没有仁慈。

没有能力走开，就没有忠诚。

在任何情况下，道德行为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替代方案是活生生的。

美德是选择，而不是约束。

这是公理本身的结构在人类尺度上的重复。

该公理通过破坏对称性产生了理性框架——如果没有对称性，该框架就不可能存在。

人类通过拥有违反道德的能力来产生道德意义——如果没有违反的能力，道德意义就不可能存在。

裂缝是创造结构的原因。

做出错误选择的能力会产生正确选择的影响力。

每当你选择诚实而不是虚构时，这个选择就很重要。并不是因为诚实会得到回报。因为小说是可用的，但你没有接受。

每次当你离开时留下来更便宜，这个选择就很重要。并不是因为住得舒服。因为离开是一个实时选择，而你没有行使它。

正确选择的权重与错误选择的可用性成正比。

向日葵没有重量。它遵循几何形状。你有体重。你本来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谎可以完全简化为更深层次的理性计算——如果说谎的每个实例都是几何计算的博弈论策略的输出——那么说谎就不是真正的覆盖，这个范例案例失败了。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它仍然开放。

但该标准必须对称应用。

任何将谎言解释为计算的还原性举动也必须将牺牲、宽恕和艺术解释为计算。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废除了赋予反对意见以力量的道德范畴。

如果一贯地采用这种简化的做法，就会废除道德。它并没有精炼它。

所以你站在这里。

你可以撒谎。你知道你可以撒谎。

而这种能力——每次你张嘴时就在你胸中的实时选择——将在人际关系的架构中造成最困难的结构性问题。

你可以对最信任你的人撒谎。

你总是可以。

他们知道这一点。

第 4 章 - 信任

当你知道自己可以说谎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对方也可以说谎。

这种知识是信任问题的诞生。

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信任问题。

您刚刚在结构上确定了其他运算符的外部表达式可能与其内部模型不一致。

他们可能告诉你真相。他们可能不会。

您无法确定地验证对齐情况。你无法爬进他们的头脑并进行检查。

你所拥有的只是他们的输出——言语、行动、存在——以及你自己的这些输出含义的模型。

信任是对联盟的评估。

这不是一种感觉，尽管感觉伴随着它。

它不是一种纽带，尽管它为纽带创造了条件。

这不是信仰，尽管它涉及不确定性的行动。

信任是一种结构性评估：他人的外在表达与其内在模式相一致。他们所说的与他们所知道的相符。他们所展示的与他们的本质相符。

而且这种评估总是不确定的。

总是。

因为不合理的耦合能力保证了错位的可能性。

另一个人拥有优先权。他们可以模仿事实并随时切断联盟。

你无法确定他们没有这样做。你不可能知道他们不会。

说谎的能力是永久且不可撤销的。

当有人赢得你的信任时，它不会关闭。它不会随着多年表现出的诚实而减少。

这不是架构中的缺陷。

这就是架构。

你知道信任是什么感觉。

呼气。守卫的掉落。与你相信的人在一起的轻松感向你展示了真实的东西。

这种感觉是结构评估的主观签名——当你的模型说：它们的对齐成立的那一刻。

这种感觉是真实的。确定性不是。

信任不是你一次就做出的决定。

这是您每天进行的测量。

每次互动都会更新评估。信守承诺会提高它。被发现的小说会降低它。出乎意料的诚实时刻——那种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诚实时刻——比十个简单的真相时刻更能提升它。

测量是连续的。风险是永久性的。

信任问题中存在着一种值得强调的不对称性。

建立信任需要长期积累一致的产出。信守承诺。在压力下表现出诚实。所表达的状态与所展示的行动相匹配。这个记录是经过数月、数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每个一致的输出都逐渐增加到评估中。

打破信任需要一件事情。

不对称性的影响也不对称。建立信任会一次一点地增加评估。

打破信任并不会一次减少一点点。它使方法论无效。

在检测到重大谎言后，接收操作员的对方模型的准确度也不会稍有下降。它在结构上受到了损害。

评估的基础——一致性假设——已被证明是偶然的而不是结构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信任会严重破裂而建立缓慢。

不对称在于问题的本质，而不在于所涉人员的性格。

并非所有信任都是平等的。

你相信某人会准时。这就是低风险信任。因预约失败而失效的模型很小。

你信任某人，告诉他你最糟糕的秘密。这就是高风险的信任。

如果背叛这个秘密，整个关系的模型就会失效。

走廊模型意味着信任对于不同的耦合通道以不同的宽度运行。

您可以在某些渠道上保持开放，而在另一些渠道上则缩小范围。这并不是矛盾。这就是测量的精确性。

信任需要展示真实的东西。

不是策划版本。不是性能良好的版本。实际的内部状态，未经过滤。

这就是脆弱性。

不是流行心理学流行语。作为一种结构性行为。

脆弱性正在减少你的内部模型和外部表达之间的障碍。它正在缩小不诚实造成的差距。

而这恰恰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无法验证对方的立场。

你信任是为了建立信任。

循环性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建筑。

信任是通过脆弱性来检验的。脆弱需要信任。圆圈不会闭合。

它呈螺旋式上升——每一次信任行为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脆弱性行为，从而对信任进行更深入的评估。

螺旋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次小小的背叛会让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持续的诚实打开了它。

如果信任是确定的，那就不是信任了。这将是验证。

验证并不具有信任所具有的分量。

信任的分量来自于差距——你可以验证的内容与你选择相信对方的立场之间的差距。

这个间隙就是整个关系结构所在的地方。

没有它，你就无法与一个人建立关系。你正处于与预测的关系中。

因此，信任始终是一种风险。

每次你信任另一个人，你就押注于一致。而且你赌的是一旦输了就无法恢复的东西。

但这就是为什么风险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愚蠢的。

如果你因为对方可能在撒谎而拒绝信任，那么你就排除了一切结合的可能性。

你还没迈出一步，走廊就变窄了。

拒绝信任更安全，就像永远不离开家更安全一样。它通过消除风险使之成为可能的事情来消除风险。

你知道不信任的孤独。距离。控制。检查每一个信号是否符合每一个可能的动机，令人精疲力竭的警惕。

这种孤独感是拒绝给予信任的结构性成本。

通过接受孤立的确定性，你可以避免背叛的风险。

信任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居住的条件。

你永远无法确定对方。你永远无法消除差距。差距是永久性的。
。

在这个差距之内——在不知道的空间里，在选择表现得好像这种联盟成立但明知它可能不成立的空间里——人类关系的整个结构都存在。

本章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应该在没有校准的情况下扩展信任。

信任作为风险的结构图景并没有崩溃为“信任每个人”。

如果操作员的表达模型与其后续行为之间始终存在差异，则应获得较低的信任评估。

这不是愤世嫉俗。这就是准确的建模。

结构图暗示了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即使是最仔细校准的信任也总是不确定的。总是临时的。始终会进行修订。

愿意提供信任——知道这是一种风险，接受风险——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耦合能力的行为。

你知道你无法验证。不管怎样，你都会给予信任。

并非出于天真。没有选择保持走廊开放。

这个选择就是关系的开始。

本书中接下来的一切都发生在这个间隙内。

第二部分

走廊

第 5 章-走廊

把你曾经拥有过的每一段关系想象成一条走廊。

你和另一个人正在一起经历它。

走廊有两个维度，而且只有两个维度。

宽度：你可以触摸多少个。

耦合能力。你有多诚实，你对彼此的建模有多准确，连接承载了多少带宽。你遇到了多少真实的他们。

宽度是可变的。它可以缩小。它可以扩大。机制是存在的。

又长：时间。还剩下多少走廊。

长度不可变。它朝一个方向运行。它不会暂停。它不会逆转。

你们一起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不能再迈出的一步。

走廊有明确的尽头。对于所有关系，无一例外。

这就是关系的完整结构描述。二维。宽度和长度。耦合能力和时间。

为什么只有两个？

因为耦合能力耗尽了相互作用的空间自由度。关系的每一个品质——诚实、沟通、亲密、理解——都是耦合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时间是唯一不可逆转的维度。公理 R。

如果存在第三个维度，它将是宽度的子分量或长度的子分量。没有第三件事。

其他一切——每一次谈话、每一次沉默、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和解、每天早上在彼此身边醒来——都是对走廊几何形状的描述。

词汇发生变化。结构没有。

亲密是宽阔的走廊。你正在展示真实的东西，而另一个人正在接受真实的东西。

距离是狭窄的走廊。你们之间有事。谎言、误解、未经纠正的模型的积累。

战斗是突然缩小的范围。和解是一种扩大。

背叛就是崩溃。

一个漫长的夜晚，诚实的谈话会逐渐打开你不知道的空间。

在这一切的背后——在宽度的每一个变化之下——长度在运行。

默默。一个方向。没有停顿。

这不是一个比喻。

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隐喻，其结构源自公理。

宽度是耦合能力——与正式工作导出的物理学基本量相同的量

。破损基材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互作用的能力。

长度就是时间——**Axiom R**，记录的不可逆性。每一个瞬间都被

记录下来。走廊的长度就是剩余的记录数。

走廊不是思考人际关系的工具。

从结构上来说，这就是关系。两个运营商共享一段有限的、不

可逆的时间段，在这段时间内，它们的相互耦合能力会发生变化。

走廊不是你采用的模型。这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描述。

你已经和所有与你有关系的人在走廊里了。尺寸已经在那里了

。

宽度——你的相互耦合能力、你彼此的诚实度、你的模型的准确性——已经具有一定的价值。

长度——共享步行的剩余时间——已经是有限的并且已经在运行。

走廊上没有什么是可选的。

您不能选择退出有限长度。您不能选择退出耦合能力。

您只能选择如何处理剩余长度内的宽度。

考虑一个特定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一个真实的。

今晚与你同床共枕、共同生活或交谈的人。

现在走廊有多宽？

你的模型有多准确？他们对你的模型有多准确？

走廊里是否有虚构的事情——你们所说的造成分歧的事情，你们都没有提到的事情？

How much bandwidth does the connection carry?你能说真话并被接受吗？

还剩下多少长度？

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但你知道它是有限的。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一条走廊。两个人。步行。

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墙——这就是宽度。

你可以看到走廊一直延伸到黑暗中——这就是长度。

黑暗并不是威胁。黑暗就是你不知道走廊何时结束。

不同的关系是不同形状的走廊。浪漫的走廊。亲子走廊。友谊长廊。

浪漫的走廊通常始于快速扩张——早期阶段，两家运营商都以高带宽进行披露，以最大速度建立彼此的模型。

宽度增加很快。长度感觉是无限的，因为两个运算符都还没有内化这种有限性。

亲子走廊从一开始在结构上就是不对称的。父母拥有孩子尚不具备的示范能力。

走廊的宽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诚实程度和孩子不断增长的模仿能力。随着孩子建模能力的提高，走廊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变宽。

不对称性发生变化。它永远不会完全解决。

友谊走廊的带宽可能比浪漫走廊低，但弹性更大。宽度可以更窄。但清洁摩擦与脏摩擦的比例可能更高。

友谊往往依赖于诚实而生存，而浪漫的走廊却难以做到这一点。期望不同。漏洞不同。走廊是真实的。

结构是一样的。宽度轮廓不同。长度轮廓不同。

但二维。总是两个。宽度和长度。什么弯曲，什么不弯曲。

你曾经走过的每条走廊现在要么关闭，要么继续。

那些关闭的留下了记录。你记得宽度。你记得缩小范围。你记得长度。

走廊是真实的。步行是真实的。

如果你诚实，你就能在你走过的每条走廊中识别出宽度发生变化的时刻。

当你选择诚实，走廊打开的那一刻。当你选择小说的时候，它的范围就缩小了。

走廊不是理论。

这就是发生的事情。 It is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走廊的有限性并不悲惨。

正是这种约束赋予了其中的每一刻结构性的重量。

如果没有界限，走廊里的一切都不重要。

如果走廊是无限的，你可能会浪费一个世纪，但仍然拥有一切。
。宽度并不重要。诚实并不重要。总会有时间的。

但走廊是有限的。

而且你不知道有多么有限。

这种限制不是敌人。

这种限制就是走廊里的每一刻都有分量的原因。这就是这本书存在的原因。

第 6 章 - 宽度

宽度是你恢复的。

这是其决定性的结构特征。

你用谎言缩小了走廊。你可以通过诚实再次扩大它——痛苦的、代价高昂的、真正的诚实。

You narrowed it through neglect.你可以通过关注来扩大它。

你通过残酷缩小了范围。你可以通过持续的善意来扩大它。

机制总是相同的。

让你对他人的模型更接近他们的真实身份。让他们对你的印象更接近真实的你。

减少两个模型之间的摩擦。

成本与损害成正比。

一个小的缩小都会导致对话的代价。一个诚实的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你说出你一直避免说的话，其他人听到了，模型就会重新校准。

这就是走廊的普通维护——进行小的、频繁的修正，以防止宽度漂移。

大幅缩小需要花费数月的时间。有时是几年。

这种持续的、刻意的诚实可以一次一次地通过对话重建信任，一次一次表现出一致。

灾难性的狭窄——第十章的主题——背叛——可能会造成超出剩余走廊所能承受的代价。

恢复机制仍然存在。但走廊必须足够长才能吸收成本。

宽度弯曲。

但弯曲并不是免费的。

走廊在任何时刻的宽度都是一段时间内每一次稳定和不稳定行为的总和。

一条长年持续高宽的走廊，是由数千个细小的选择搭建起来的。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是由两个操作员时刻构建的，他们将超越指向诚实的方向。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缩小成本结构。

每一次缩小规模的行为都需要随后扩大规模，成本就会加倍。你撒谎所花的时间和你修补谎言所花的时间都是你不会再拥有的时间。

这个谎言消耗了走廊的时间。维修会消耗更多走廊时间。两者都是不可逆转的。两者均由相同的有限供应支付。

这种双重支付是不诚实的结构性成本。不是道德成本。结构性的。

认为“我以后总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对机制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对价格的看法是错误的。机制是存在的。代价是在不可逆转的维度上付出的。

你知道宽阔的走廊是什么感觉。

晚上，谈话是真实的，句子之间的沉默很舒服，你没有表演，他们也没有。

早上，当你说出真话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当你意识到你正在被看到的那一刻——不是策划的版本，而是真实的版本——而另一个人还没有离开。

That is wide 通道.即高带宽下的耦合能力。

你也知道狭窄的走廊是什么感觉。

没有名字的距离。感觉你正在与这个人的一个版本而不是这个人交谈。感觉你们之间有某种东西，但你们都无法说出它是什么。

这就是模型的漂移。这就是摩擦力的累积。

走廊内的每一个行为要么稳定，要么不稳定。

没有中立的。

这不是关于意图的主张。它是一种结构测量。

稳定作用维持或增加耦合能力。它保持模型准确、通信诚实、带宽开放。

破坏稳定的行为会降低其稳定性。它引入了模型分歧，减少了带宽，增加了摩擦。

在每次互动中你都在做其中一个。

没有滑行。

默认情况下，走廊不保持其宽度。宽度需要维护。

如果没有主动稳定，走廊就会逐渐变窄。

这不是悲观主义。它是应用于信息的热力学。

模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人们会改变。沟通会引入噪音。
。

如果不花精力在清晰度上，模型就会漂移。宽度需要工作。

不是英雄事迹。日常工作。

稳定行为是什么样的？

对方说话时要集中注意力。当有舒适的小说可用时，说实话。

注意到对方已经改变并更新你的内部模型，而不是坚持它们与你记忆的版本匹配。

存在。这些都不是宏大的举动。这些都是让走廊保持宽阔的普通行为。

破坏稳定的行为是什么样的？

当对方说话时检查你的手机。

这一行为会降低模型的准确性——你会错过有关对方当前状态的数据。它表明耦合优先级较低——对方的输出对你来说不如手机的输出有价值。它消耗长度而不产生宽度。

当你不好的时候说“好”。让小小的怨恨累积起来，而不是将其命名。把对方当作三年前的人，而不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人。

这些感觉不像是破坏行为。他们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

这正是它们有效的原因。

走廊变窄不是因为爆炸，而是因为未经校正的漂移缓慢、安静的积累。

宽度是两个算子之间的耦合能力。

它由模型准确性、诚实性、通信带宽和耦合意愿决定。

它是可以恢复的。它弯曲了。它可以被损坏和修复，可以缩小和加宽。

定义走廊基本约束的不是尺寸。

这种区别属于另一个维度。

在讨论长度之前，还必须先说一件事。

当两个操作员在缩小后恢复走廊时——当模型重新调整、当信任重建、当宽度恢复时——缩小的记录仍然存在。

Axiom R. 记录累积。他们不会逆转。

走廊又宽敞了。但它失去和恢复的宽度与它从未失去时的宽度不同。

谎言、缩小范围、修复的记录——这个记录是存在的。现在它是走廊的一部分。

这不是关于宽恕的声明。宽恕是第 12 章中讨论的一个实时选项。

这是关于记录的声明。

走廊里发生的事情的记录是永久的。宽度可以恢复。它的缺席记录不可能是不成文的。

宽度弯曲。但它有一个不这样做的合作伙伴。

第 7 章 - 长度

你无法收回时间。

这句话并不是陈词滥调。

它就是 **Axiom R**——不可逆的结构条件。

记录不断积累。他们不会逆转。

么半群具有恒等性且没有非恒等逆元。用简单的语言来说：事情发生了，就一直发生着。

你在走廊里度过的每一刻——每一次谈话、每一次沉默、每个早晨在彼此身边醒来——都是写进现实结构的记录。

完成了。

它不可能是不成文的。

没有道歉就可以退款。没有诚实可以恢复它。走廊再拓宽也无法弥补已经花费的长度。

走廊有明确的尽头。

有些走廊的终点是有选择的。

两个曾经一起走过的人，决定分开。

这个决定可能是相互的或单方面的，温和的或残酷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但结果是一样的：共享走廊终止。

当走廊因选择而结束时，感觉如何？就像你同意的截肢一样。

对方存在的幻肢。原本是他们声音的地方一片寂静。

有些走廊会因情况而结束。

距离。分歧。两种曾经重叠但现在不再重叠的生活慢慢地、无意识地漂移。

没有人决定结束它。无论如何都结束了。

感觉如何？就像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走廊已经空了很长一段时间。结局在你注意到之前发生了。

所有的走廊都以死亡为终点。

走在你身边的人会死。你会死的。

走廊有一个无法协商、无法推迟或避免的硬终点。

You do not know when it arrives.只有你知道它确实如此。

这并不是病态。

这是结构性的。

人们避免思考人际关系的有限性，因为他们将其与悲伤、死亡焦虑、无法承受的损失联系在一起。

但有限性并不是敌人。

有限性是走廊重要的原因。

没有它，走廊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重量。

当你吸收走廊的有限性时，就会发生一些事情。不是智力上的。从结构上来说。体内。

当它不再是你同意的一句话，而是成为你背负的重担时。

你看着身边的人，你明白：这一切都会结束。

不是抽象的。和这个特定的人，在这个特定的走廊里，这个特定的行走。

它有一个终点站。终点站可能是几十年后，也可能是明天。

这里和那里之间的一切都是你必须使用的唯一材料。

走廊的重量与其有限度成正比。

这不是一个比喻。它是结构性的。

每个时刻的重量都源于该时刻不会重复的事实。每个选择的权重源于它消耗不可逆转的时间这一事实。

无限的走廊不会承载任何重量。

无限的行走不需要紧迫感，不需要关注，也不需要尊重你现在所迈出的一步。

你随时可以再迈出一部。你可以随时推迟。

无限走廊是一条什么都不重要的走廊，因为一切都可以推迟。

有限走廊是一切都很重要的走廊，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推迟。

你们所处的时刻是你们唯一可以与对方结合的时刻。

这就是存在的结构情况。

不是作为一种精神实践。不是作为正念练习。

作为 **Axiom R** 应用于有限走廊的结构结果。

此时此刻，你身边的人就在走廊里。他们的状态现在可以耦合。他们的模型现在就可以更新。

明天他们将会有所不同。明年他们将会有所不同。二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你当前的模型无法预测的人。

但现在，此时此刻，他们就在这里。

这一刻是您可以使用他们的这个版本（存在于他们走廊中的特定点的版本）的唯一时刻。

它不会再来了。

当对方试图与你交谈时，你在手机上浪费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消失了。

一个安静的周末，一次诚实的谈话就能消除误会——消失了。

因为舒适的小说更容易而回避困难主题的一个月——消失了。

一切都没有回来。

一个思想实验。

想象一下两条走廊。

第一个是五十年长、零宽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关系中，耦合从来都不是真实的，模型从来都不准确，诚实也从来不存在。

与小说同行五十年。

第二个是五年长和最大宽度。一种完全诚实、模型准确、充分耦合、存在于每时每刻的关系。

与真人同行五年。

哪条走廊更值钱？

你不需要公式。你已经感受到了答案。

真实的五年比空虚的五十年更有价值。

宽度乘以剩余长度。走廊内容的综合衡量。

五十年走廊长度巨大，宽度为零。它的产品为零：五十年里面什么也没有。

五年走廊的长度有限，但宽度最大。它的产品有限但真实：五年的一切。

宽度赋予走廊其内容。长度赋予走廊重量。

两者都不是重点。两者加在一起才是重点。

但两个维度之间存在不对称性。

这种不对称性为接下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

Axiom R 在这里在两个方向上都成立，并且同时成立都很重要。

记录向前累积，并且不会向后擦除。

你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

而你所付出的爱是无法挽回的。

存在于走廊里的爱——当它持续时，在它的整个持续时间内——是关于现实结构的一个事实。它发生了。这是真的。这是在记录里的。

走廊可能会关闭。关系可能会结束。但它的历史记录，在其持续期间，是永久的。

你无法收回你所做的事。您无法收回所花的钱。

但你也无法抹去真实的东西。

把它当作重要的事情来消费。

确实如此。从结构上来说。

第 8 章 - 不对称

这就是一切的不对称性。

宽度弯曲。长度则不然。

你可以通过不诚实、背叛、残忍将走廊缩小到几乎为零——而
拓宽走廊的机制仍然存在。

痛苦、代价高昂、结果不确定——但道路就在那里。

你不能对时间做同样的事情。

浪费了一年就过去了一年。

一个晚上的存在浪费在你本可以避免的摩擦上——消失了。

不存在其恢复机制。

这种不对称不是一种偏好。这并不是众多观察中的一个。

它直接源自公理的结构。

宽度为何恢复：宽度就是耦合能力。耦合能力由两个算子之间的
模型精度决定。模型精度可以修正。

通过诚实的重新校准可以使模型更接近现实。机制是沟通、诚实、关注、愿意更新。

只要运营者愿意，模型是可以修正的。

宽度是可恢复的，因为基础量（模型精度）是可纠正的。

为什么长度无法恢复：长度就是时间。时间是公理 R 。

幺半群没有非恒等逆。

记录会累积并且不会倒转。

没有任何机制——原则上、理论上、任何条件下都没有——可以恢复时间。

这种不对称性是不实用的。并不是“时光难挽回”。

这是绝对的：时间无法恢复。幺半群结构禁止这样做。

宽度有修复机制。长度则不然。

没有修复机制的违规行为比有修复机制的违规行为更为基础。

因此，尊重时间是基础。

从这种不对称性出发，可以得出基本主张。

尊重时间是基石。

并不是因为绝对时间违规总是比宽度违规更糟糕。

一条终生零宽度的走廊——五十年的完全不诚实——在结构上可能比一条最大宽度的短走廊更糟糕。

五年的真相可能包含五十多年的虚构。

层次结构并不是简单的严重程度排名。

忍受了一生没有爱的走廊的读者需要知道：你浪费的宽度是真实的。时间的重要性并不能减轻你的痛苦。

该声明是关于约束的性质，而不是关于疼痛的程度。

由于宽度是可恢复的，而长度则不可恢复，因此尊重时间是基础。

这是损坏没有修复机制的一个维度。

你可以从不诚实中恢复过来。你可以从背叛中恢复过来。你可以从残酷中恢复过来。

你可能并不总是成功，但机制是存在的。

你无法从失去的时间中恢复过来。

该机制不存在。

你无法挽回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争论的那个晚上。

争论消耗了长度。争论造成的宽度损伤可能会愈合。参数消耗的长度不会。

走廊里所有其他形式的尊重都基于对时间的尊重。

你尊重对方的诚实，因为诚实可以保留宽度——而宽度使剩余的长度值得行走。

你尊重对方的自主权，因为强行下结论会缩小走廊并花费时间。

尊重时间是基础。这是一种尊重形式，并非源自另一种形式。

其他一切都源于它。

当你浪费别人的时间时，你就是在消耗无法回报的东西。

不大约不能。

绝对不能。

那部分已经消失了。

这不是罪孽。这是结构。

如果有负罪感的话，那是因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结构并认识到你在其中做了什么。

但这种结构并不要求有罪感才是真实的。

无论你是否感到内疚，这都是事实。

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时间的损坏是没有修复途径的。

因此，尊重时间是基石。

同一结构事实的三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结构性的。宽度在可校正的约束下运行。长度在绝对约束下运行。可纠正的约束允许修复。绝对约束则不然。因此，绝对约束是基础。

第二个角度是经验角度。你知道你的身体有什么不同。

想想你和你爱的人发生的一场争吵。一个糟糕的。那些让你后悔的话。宽度损坏。

现在想想晚上本身。你在那场战斗中花费的时间。那顿晚餐并没有发生。谈话被战斗所取代。因摩擦而消耗的存在。

宽度损伤可能会愈合。你可以道歉。他们可能会原谅。模型可能会重新校准。

晚上不会回来。

治愈与未治愈之间的差异就是身体感受到的不对称。

第三个角度是实用的。无论你是否愿意，每一个走廊决策都是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的。

当你选择诚实而不是虚构时，你就保留了宽度。

当你选择现在诚实而不是以后诚实时，你也保留了长度。你不会把走廊时间花在最终需要纠正的小说上。

现在而不是以后诚实的决定是一个尊重时间的决定。它使走廊免于第六章的双重支付——谎言所消耗的长度和修复所消耗的长度。

每一次诚实的拖延都是在赌剩余的走廊足够长以吸收这两种成本。

有时是这样。有时并非如此。你不知道。

这种不确定性是现在采取行动的结构性的理由。

宽度和长度之间的不对称——弯曲和不弯曲之间的不对称——是
接下来一切的结构基础。

第三部分的失效模式是根据它来衡量的。第四部分的最优状态就是由此推导出来的。

这种不对称性改变了走廊里每个选择的权重。

在不对称之前，原则上每一次违规都是同样可恢复的。撒谎、道歉、修复。浪费时间，道歉，弥补。违规行为是对称的。

不对称之后：违规行为是不对称的。谎言是可以修复的。浪费的时刻不能。背叛可能会痊愈。它消耗的长度不会返回。

这并不意味着不诚实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可以修复的。

这意味着在破坏走廊的所有方式中，最绝对的破坏是本可以避免的摩擦长度消耗。

存在并不是一种奢侈。

这是走廊里唯一一种一旦消失就无法补充的东西。

第五部分中的定义回答了这个问题：当两个操作员在具有最大宽度且完全尊重不可逆维度的有限走廊上行走时，会是什么样子？

答案来了。

但必须先铺设其下方的地面。

第三部分

失效模式

第 9 章-内部走廊

到目前为止，本书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两个操作员之间的走廊。

还存在另一条走廊。

与自己同行的人。

这是私人的。它更老了。每个共用走廊都位于它的顶部。与本书中的所有其他耦合一样，它也受到相同的四个公理的约束。

自我作为操作者。

从第一章开始，算子是指任何通过耦合写入不可逆记录的系统。

这个你就满足了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写下记录。你所遵循的每一个想法、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度过的每一个小时——这些都是记录。他们积累。他们不会逆转。 **Axiom R** 既适用于您自己的历史，也适用于任何共享的历史。

你是一名操作员。

不是比喻意义上的。从结构上来说。

自我是被建模的，而不是被访问的。

从第 4 章开始，与另一个运算符的耦合需要它们的模型。你永远无法直接访问它们的内部状态。你耦合到你的状态模型——模型永远不会与状态相同，因为公理 **B** 存在于每个内部现实和每个外部表达之间。

同样的约束也适用于内部。

您无法直接访问您自己。你有一个你自己的模型。

乍一看这听起来是错误的。你在你自己里面。还有什么可以更直接呢？

请注意当您尝试回答“您现在感觉如何”时会发生什么？

你不读状态之外的答案。你构建它。身体里、注意力里、记忆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而报告它的“我”已经离它一步之遥了。观察者不是被观察者。

Axiom B 位于它们之间。决裂不仅仅存在于你和他人之间。断裂也是在你和你之间。

你了解自己就像了解别人一样。

不同的是。随着更多数据。具有更多的历史。没有翻译延迟。

但通过建模。

而且模型可以是准确的。或者它可能是错误的。

这四个公理适用于内部。

对称。预状态。你存在。有东西在那里。在任何关于你是谁的故事之前。

休息。每一次自我描述都是对其所描述的状态的突破。模型总是被移除一步。所有来自内部的报告都已经通过叙述者表达了一种内部状态。

记录。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你给自己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次你把目光从你本来可以看到的東西上移开——这都是一个记录。它不断积累。你的自我历史是一个没有非同一逆的幺半群。你不能取消你所选择的。你不可能不知道你所看到的。

约束。你的建模能力是有限的。你无法完全塑造自己。状态总是超出模型所能容纳的数量。

这四个公理在内部成立。因此，本书的整个架构适用于内部。

室内走廊。

如果自我是一个算子，并且这个算子是被建模的，那么你和你自己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与你和任何其他算子之间的关系相同的结构。

二维。宽度和长度。

宽度：您的自我模型的准确性。您正在运行的自己的版本与实际运行的版本有多接近。你的感受和你告诉自己的感受之间有多少摩擦。你想要的和你所说的你想要的之间有多少差异。

长度：你拥有的时间。限制每条共用走廊的时间同时也限制了你和自己的走廊。你会死的。当窗户关闭时，内部走廊也会关闭。

不对称性成立。

内部走廊的宽度弯曲。你可以通过关注、诚实、愿意关注现有的东西而不是舒适的东西来扩大它。

长度不弯曲。你對自己撒謊的每一個小時，都是你在自己的走廊里花在小说上的一个小时。它不会回来。

自欺欺人是一种向内的超越。

从第三章开始，谎言就是计算的完成——你准确地模拟了事实——以及故意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

外部谎言通过语言将覆盖指向另一个操作员。

内在的谎言通过叙述将其指向自我。

您完成模型。你看看那里有什么。然后你告诉自己一些别的事情。

相同的机制。相同的公理。结构成本相同。

第 3 章建立的非理性耦合能力的范例是谎言。那一章不完整。

对他人撒谎属于外部导向的情况。

对自己撒谎是内部导向的情况。

两者都是覆盖。两者都引入了状态和模型之间的 B 散度。两者都在 R 下累积。两者都花费不返回的长度。

为什么室内走廊是优先的。

其他的每个模型都是通过您的建模能力构建的。

如果你的建模能力被破坏了——如果你无法清楚地看到自己——那么你也无法清楚地看到对方。你用来与世界耦合的工具就是你用来与自己耦合的工具。损坏的仪器会错误地读取每个耦合事件。

如果您没有自己的干净模型可以提供，您就无法向其他操作员提供您的干净模型。

当其他操作员的信号与你的故事发生冲突时，如果你自己的自我模型过于损坏而无法记录不匹配，那么你就无法收到其他操作员的诚实表达。

每一条外部走廊都位于内部走廊之上。

书中后来也说过——最大程度的诚实也适用于内心。它已经说了但没有推导出来。这是推导。自我是一个操作者。公理适用于它。因此，本书中的每个协议都适用于它。

这并不是一个新原则。这是同样的原则，只是向内转。

一我。

公理是 $1:1 + 1 \times \varepsilon @ AS$ 。

断裂前和断裂后的基材是相同的基材。裂缝不会创造出两种东西。它对一件事创建了两种描述。

观察的“我”和被观察的“我”不是两个运算符。

他们是同一个操作员，从唯一可用的位置（内部）对自己进行建模。

这就是为什么自欺欺人和被他人欺骗所带来的伤害在结构上是相同的。这不仅仅是类比。这还是同一个我，对自己撒谎。

当书后来说，你身上的我就是我身上的我时——这也是在关系尺度上表达的同一个公理。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结构。

这对于接下来的章节意味着什么。

本书剩余的每一章都基于本章刚刚得出的内容。

第 10 章的背叛是另一种模式的崩溃。当另一个操作员证明您的模型是错误的时，您在该模型下编写的记录将获得第二次读取。第十章将展示的是，背叛也是自我模型的追溯失效——因为你选择了信任，而这个选择是用一个现在被证明耦合不良的自我写成的。第二道伤口。

第 12 章的恢复需要对对方绝对诚实。但从结构上讲，如果自我模型遭到破坏，就不可能对他人诚实。公共走廊的修复首先从内部走廊的修复开始。

第 14 章的最大诚实性通过同一个协议向外和向内延伸，因为只有一个协议。

第十五章拒绝得出的结论既适用于自我，也完全适用于他人。

你也还没有完成。你身边的人并不是唯一一个行走的人。

第 18 章结束了这个循环。对他人的爱在结构上与自我的完整性是连续的，因为有一个“我”。

私人测试。

一个值得坐下来思考的问题。

你最后一次对自己说一些你知道不是真的的话是什么时候？

你知道答案。你知道你知道。

那知道就是内部走廊。

它有一个宽度。它有一个长度。

它正在行走。

第 10 章-背叛

背叛不像其他伤害那样有效。

冲突使冲突点的走廊变窄。

你说了句残忍的话。他们说了一些残酷的话。宽度下降了。

您可以从撞击点向前恢复。模型重新校准。耦合恢复。

背叛则不同。

背叛改写了过去。

你分享的每一个时刻，你信任的每一次对话，你躺在他们身边的每一个夜晚，相信你知道他们是谁——所有这些现在都被重新背景化了。

你对他人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某一点上并没有错。全程错误。

你在走廊里写的每一条记录都是在虚假的条件下写的。

走廊一点也不狭窄。它沿着其先前的整个长度塌陷。

这就是为什么背叛感觉像是一种不同类别的痛苦。

It is.

从结构上讲，它是您自己的记录的追溯失效。

有一种特定的机制使其不同于任何其他伤害。

在普通冲突中，损害是局部的。它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更广泛的模型完好无损。

“他们说了一些残酷的话，但我仍然知道他们是谁。这是一种失常，而不是启示。”

恢复从撞击点开始并向前推进。之前的记录没有被破坏。

在背叛中，伤害是有追溯力的。

这个模型不仅在发现时是错误的，而且在整个欺骗期间都是错误的。

如果背叛持续了一年，那么这一年里的每一次耦合事件都是在虚假的条件下进行的。

每一个信任的时刻都是与虚构的耦合的时刻。

在此期间写入的每条记录都是用损坏的输入写入的。

记录成立。他们的意义崩溃了。

你还记得那个假期。你还记得那顿晚餐。你还记得那个早晨。

每个记忆现在都有第二次读取。第一个阅读是信任。第二读是欺骗。两种读法并存。两者都不会抹去对方。

这就是为什么被背叛的人会描述他们失去了过去和现在。

“我以为我知道那些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了。”

该描述在结构上是准确的。

您将保留永久记录，但没有可靠的解释。

记忆是真实的。对记忆的信任消失了。

这种结合——真实的记录，崩溃的解释——是背叛的结构性特征。

追溯重写的三个角度。

结构角度：欺骗期间写入的每条记录都是用损坏的输入写入的。记录是永久性的。现在已知输入是错误的。记录成立。他们的意思不是。

体验角度：你记得那个晚上。步行。的话。当时，他们的意思是一件事。现在他们指的是另一个。不是因为晚上改变了。因

为你对走在你身边的人的模型改变了。晚上也是一样。晚上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人。

实用的角度：你不可能不知道它。背叛一旦被发现，就无法回到被发现之前的状态。追溯重写是永久性的。欺骗时期的每段记忆现在都有两种解读。第一个读数不会消失。第二次阅读并不能取代它。两者共存。

这种共存使背叛不同于任何其他痛苦。

背叛的痛苦与倒塌前走廊的宽度成正比。

狭窄的走廊不易塌陷。痛苦是真实的，但也是有限度的。

一条宽阔的走廊从高处塌陷。最信任的人，受伤最深。

这不是架构中的缺陷。这就是架构。

信任是一种风险。风险与投资成正比。

背叛者消耗了特定的东西。

对方信任他们的能力。

不是一般的信任——对方可能仍然信任别人。

但对这个走廊里的运营商的信任已经破灭。

测量对准的仪器已被证明会给出错误的读数。

背叛者未来的每一个表情都会被破损的仪器所接收。

“这是真的吗？还是这是另一个虚构的故事？”

这个问题——永久的、腐蚀性的和应得的——是背叛的结构性成本。

使用破损的乐器是什么感觉？

你通过怀疑的过滤器接收每一个信号。背叛者说“我爱你”，仪器说“未知”。背叛者说“对不起”，仪器说“无法验证”。

这不是偏执狂。这是对明显失调的理性反应。

该仪器正在发挥其作用。它现在的工作是标记不确定性而不是确认一致性。

抱怨“你不再信任我”的背叛者正在观察仪器是否正常工作。该仪器因背叛而被重新校准。它现在报告了它一直应该报告的内容：不确定性。

在表现出不可信之后再要求被信任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操纵。

它要求被背叛者推翻他们正常运作的工具。它要求他们假装秤没有损坏。

付出的代价不仅限于被背叛的人。

背叛者也要付出代价。而且成本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情感上的。

在欺骗期间，背叛者维持着两种模式：真实的模式和呈现给另一种的虚构模式。

这种双重记账会消耗耦合能力。用于维护谎言的带宽本来可以用于维护走廊。

走廊从两侧变窄——被背叛者的模型被破坏，背叛者的能力被虚构所消耗。

当背叛被发现时，背叛者将面临结构性成本：唯一的回头路就是绝对诚实。绝对诚实会带来永久关闭的真正风险。

背叛者不仅破坏了走廊。

他们破坏了走廊的自我修复机制。

修复机制是信任，通过诚实来恢复。该机制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

再次使用它需要被背叛的人相信已经让他们失败的机制。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

有些人可以做到。有些不能。

这两种回应应在结构上都是有效的。

但被背叛者所付出的代价尚未完全描述。

还有第二处伤口。这是更深的一层。

当你对某人撒谎时，你就是在要求他们暂停对现实的体验，并相信你的说法与事实是一致的。

通常，这种暂停与他们已经感受到的相矛盾。

出了什么问题。有些东西不匹配。他们自己与现实的结合告诉他们一件事。你的话正在告诉他们另一个。

他们感受到了紧张。他们选择相信你而不是他们自己。

这种选择并不愚蠢。这是信任做信任所做的事情。信任评估表明：他们的一致性保持不变。该人会忽略自己的信号来维持该评估。

当谎言被揭穿时，两个模型同时崩溃。

第一个：另一个的模型。你在撒谎。我不知道你是谁。

第二：自我的模型。我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仪器给了我正确的读数。我推翻了它。我放弃了自己的准确认知来适应你的小说。

你背叛了我。我因为相信背叛者而背叛了自己。

这就是双重伤口。

第一个伤口是关于说谎者的。第二个伤口是关于被背叛者与自己认知的关系。

第二个伤口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我再也不会信任了”。

并不是因为对方不值得信赖。因为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仪器。

仪器正在工作。它发出了正确的信号。他们选择忽略它。

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其他模式中。它存在于自我的模型中。

被背叛者的模式识别是准确的。这个谎言让他们推翻了它。内部腐败——为了支持骗子的虚构而压制准确的数据——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结构性损害。

我知道这个伤口。我在与本书无关的走廊里都在皮肤上携带过它，并且从两个位置上的描述都是真实的。

为什么是第二道伤口。第一个伤口是背叛本身——行为的那一刻、破裂、对信任的侵犯。第一个伤口就在当下。第二个伤口是过去的——导致背叛的每一个共同时刻现在都在新信息下被重新解读。三个月前的晚餐、去年关于母亲的谈话、海岸之旅：每一张记录都被重新诠释。重新解释是无法撤销的。

这是 **Axiom R** 在关系层面上的运作。记录是不可逆转的。是什么，就是已经被写下来并持续存在的东西。一旦信息到达——背叛已知，信任被打破——之前的每一条共享记录都会在接收者的经历中被重写。不是记录本身；这些仍然保持原样。记录的解释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接收者无法回到自己不知道的版本。

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伤口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可选的。这不是一种人们可以决定跳过的心理反应。这些记录是在虚假的信任结构下编写的；现在可以看到真实的结构；记录在真实结构下被重新解释。**Axiom R** 保证了这一点。重新解释是第二个伤口。

它还告诉您恢复需要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恢复不能取消记录或撤销重新解释。恢复所能做的是开始在真正的信任结构下书写新的记录——这些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最终超过接

受者生活经历中重新解释的过去。第一个伤口愈合得很快。第二个伤口只有通过积累新的真实记录才能愈合。这就是为什么恢复需要花费背叛所不需要的的时间。

这与恢复直接相关。

绝对诚实——下一章的主题——不仅需要修复被背叛者的他人模型。

需要修复被背叛者的自我模型。

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充满信心。他们对自己的乐器的信任。知道他们的感受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看法。问题是他们被要求覆盖它。

任何小说都无法恢复小说所摧毁的东西。

只有真相。所有这一切。不管有多痛。

背叛的代价是巨大的。

但第三部分仍在继续。在返回之前，必须先分开。

走廊可能还没有死。

第 11 章未签署的合同

有些感觉像是背叛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背叛。

这是另外一回事。本书尚未命名的东西。

你没有违反合同。他们没有违反合同。合同从未签署。

但它还是举行了。它被付诸行动了。这是假设的。

当假定的契约失败时，它会产生看起来与背叛一模一样的痛苦

。

这就是本章讨论的现象。

第 10 章成立。它的名字是真实的。

真实的意思是真实的。一场婚姻。一个誓言。双方共同制定并履行的承诺。当一方违反真实合同时，本章并不能解除背叛。

这里的诊断是，对于经营者来说，诚实更难，因为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而且合同是单独持有的。对于那些痛苦真实、合同真实的运营商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退出坡道。

您通过代码进行操作。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带上诚实。带来尊重。维护走廊。完全行走。

代码就是你的标准。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它应用到自己身上。这就是你。

你不假思索地做其他事情。

你假设另一个使用相同的代码进行操作。

不自觉。不是作为一个既定的信念。下。作为每一次互动的表面之下运行的不言而喻的前提。

你期望你带来什么，他们也带来什么。你给予什么，他们也给予什么。你永远不会对他们做的事，他们也永远不会对你做。

你们没有协商这个。你没有说明。你没有要求他们批准它。

你一个人签的。

你继续说下去，就好像它已经被会签了一样。

这是未签署合同的结构。

仅存在于一个操作员内部的关系模型。保持全重。表现得好像是相互的。

另一方可以共享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什么都不分享。可能通过非常不同的代码进行操作，以至于您的代码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法阅读。

你不会知道是哪一个。因为你从来没有问过。

你以为。

当对方的行为偏离你从未提及的合同时，你会感到被背叛。

痛苦是真实的。记录被重写。走廊变窄了。上一章的完整架构已涉及。

但上一章的框架是错误的。

正如第 10 章所描述的背叛，它需要故意违反相互之间的谅解。真正的交易，真正的签名，真正的违约。

未签署的合同没有任何交易。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另一个则在自己的框架内、按照自己的标准运作，可能是出于善意。

你将他们的行为视为背叛，因为它违反了你的预测。

投影是测量仪器。你建造了它。你校准了它。你应用了它。

另一个是根据他们没有签署、也看不到的合同来衡量的。

这就是测量问题。

你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该仪器标记了违规行为。读数是正确的——与您持有的合同相比是正确的。

但合同是单独持有的。

当仪器报告违规时，您有两种可用的解释。

第一个：对方没有履行合同。背叛。

第二：合同从未达成一致。该仪器未经同意就被使用。阅读是真实的，但意义不同。

亲密关系中的大多数痛苦都是这两者的混合。工作就是将它们分开。

真正的背叛是真实的。它需要恢复——下一章将描述的绝对诚实之路。

未签署的合同崩溃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它还需要其他东西。

它要求放弃合同。

您无法恢复从未签名的内容。你只能化解它，看看实际存在的是什麼，并决定你想对实际的关系做什么——而不是预测的关系。

更深层次的举动就在这里。

未签署的合同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少被检验的假设。

那你的操作模式就是通用模式。如果你带来尊重，对方就会认可并回报你。如果你善待他们，他们默认也会善待你。

这种假设是天真的。不是嘲笑意义上的。从结构意义上来说。

另一个运营商在自己的架构上运行。他们的代码是由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自己的耦合失败、他们自己的幸存者编写的。他们没有阅读你的手册。他们没有得到它。

如果他们的代码恰好与您的代码一致，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会很轻松。如果他们的代码与你的有所不同——即使是轻微的差异——这种差异会累积成摩擦，然后是痛苦，然后是背叛的感觉。

天真在于假设对齐而不验证。

补救措施是验证。不是审讯。确认。持续、嵌入、展示。

默认情况下不假定互惠。互惠是通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的

。

Loving wholly is one operation. Being loved wholly back is a separate operation.它们不一样。 They must be tracked separately. They must be checked separately.

这里有一个改进，即该语料库归因于长期的误读。

佛教传统常总结为：消除欲望是通往平静的道路。

摘要包含逻辑错误。欲断欲即是欲。消除本身就是保留的事情

。传统的更深入的解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流行的总结则不然

。

更正后的表述贯穿于未签署的合同中。

幸福并不是没有期望。缺乏期望就是缺乏耦合，也就是缺乏作为走廊行走操作员的生活。

幸福是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张力。

你持有期望。另一个则抱着期待。现实会回报它所回报的。当期望与现实一致时，走廊就会持续下去。在他们分歧的地方，走廊就会紧张。

和平并不是消除紧张局势。和平是有意识地保持紧张状态，积极进行核查，解除未签署的合同，审查实际合同并批准或放弃。

这不是佛教所纠正的。这是从自己的公理中衍生出来的语料库，每个沉思的传统都从另一个方向接近它。

本章的最后一步。

您将继续对最亲近的人抱有期望。你无法消除这一点。走廊建筑本身会产生期望——耦合能力根据定义形成对他人行为的预测。

工作并不是消除期望。这项工作是消除对未签署合同的天真态度。

问。核实。观看实际演示的内容。不要将你的操作模式投射到另一种模式上，然后当现实返回不同的东西时就会遭受痛苦。

不要根据他们未签署的合同来衡量他们。

在您确认他们理解您认为有效的交易之前，不要称他们的分歧为背叛。

别天真了。

这就是本章的道德观。

不是没有期望。并不是不完全爱。不是不信任。

验证是合同的纪律。爱是超越它的。两者都属于。

只是：不要将您的代码与通用代码混淆。不要将您的合同与合同混淆。

本章使前一章变得复杂，并为下一章做好准备。

第 10 章将背叛描述为共同持有的模式的崩溃。这个描述成立。但本章已经表明，一些背叛的经历并不是共同持有的模式的崩溃。它们是单方面预测的崩溃。

在进行修复之前，操作员必须将两者分开。

真正的背叛需要绝对的诚实来挽回。未签署的合同崩溃要求诚实地放弃该预测。

不放弃的恢复将相同的工具重新应用于相同的操作者并产生相同的痛苦。走廊无法恢复到它从未在结构上占据的状态。

放弃并不是损失。这是停止使用对方从未同意的仪器进行测量。

放弃之后剩下的就是你身边的实际操作者，在实际的走廊里，用他们自己的实际代码操作。

这是唯一存在的关系。预计的始终是虚构的。

那从来就不是交易。

你想象中的交易并不是你实际达成的交易。

当交易失败时你感受到的痛苦是想象的崩溃。

另一方不受他们未签署的协议的约束。

你不必因为只存在于你内部的契约而受苦。

放弃未签署的合同。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结合实际来决定。

那从来就不是交易。

别天真了。

第 12 章-恢复

只有一条路可以回去。

这是你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

绝对诚实。

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诚实操作，也不是“不要虚构”。

全面披露。一切。

包括可能永远结束它的事情。

这是结构性的现实。

别人对你的看法刚刚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们信任你的整个基础已经崩溃。

他们的信任工具——他们评估你的表达是否与现实相符的机制——已被证明会给出错误的读数。

那个仪器坏了。

部分诚实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会告诉你大部分内容”在结构上与继续向信任模型已经失败的运营商撒谎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无法区分。他们的乐器坏了。

他们怎么知道“大部分”是否就是全部？依据什么？基础是信任。信任消失了。

唯一可以重新调整破碎的信任工具的就是完全透明。

全面披露。无需预订。没有战略遗漏。

不“我会告诉你这一部分，但不会告诉你那部分，因为那部分可能会结束事情。”

保留可能结束事情的部分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这是一种你比其他人更了解他们能处理什么的计算。

这是背叛者为被背叛者做决定。

这是以不同名义继续进行的腐败。

绝对的诚实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

坐下来。说：“我需要告诉你一切。”

之前的沉默。

重量。

不知道走廊能否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幸存下来。

然后是真相。所有这一切。不受管理。没有策略。给定。

完全透明会带来真正的风险。

你透露的事情本身可能会永久关闭走廊。

完整的真相可能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以至于另一个人——听到了所有的一切，看到了所有的一切，理解了错位的全部范围——决定走廊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个实时选项。这是一个真正的选择。

这就是撒谎的结构性成本。

没有无风险的回头路。

如果存在的话，信任就没有意义了。

风险是固有的：恢复模型所需的诚实本身可能会破坏走廊。

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这样做。

因为没有它，机会为零。有了它，机会是真实的，但不确定。

零与非零。这就是选择。

通过持续扣压，走廊肯定会死亡。

或者通过完全透明实现真实但不确定的恢复机会。

数学很简单。处决是毁灭性的。

另一边感觉如何？

在背叛后得到绝对的诚实。

震惊。重新校准。仪器重新启动——知道它之前曾发生过故障。
。

被背叛的人听到真相后，面临着一个没有人能为他们做出的选择。

重新耦合。或者永久关闭走廊。

这两种选择在结构上都是可用的。

而这里是必须要说清楚的部分。

绝对的诚实是复兴的必要条件。这不是充分条件。

为什么绝对诚实而不是足够诚实。走廊的宽度是耦合能力——
两个运营商共享彼此实际状态信息的结构能力。每个谎言都会
降低耦合能力。不是社交。从结构上来说。谎言意味着一个操

操作员正在按照另一个操作员的模型行事，而该模型与另一个操作员的实际状态不符。两者之间的联系随着谎言的大小而缩小。

宽度恢复需要宽度停止变窄。恢复是拓宽已经狭窄的走廊的过程。如果缩小机制（躺着）继续下去，走廊就无法拓宽。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其他一些扩张力量暂时补偿了持续的收缩——这产生了表面上的稳定，但没有结构性恢复。下面的走廊仍然很狭窄。

因此，恢复需要停止缩小机制。足够的诚实——对大事诚实，允许小谎言——并不能阻止缩小机制。它只会减慢速度。走廊继续变窄，速度更慢。最终缩小到零。

绝对诚实是缩小机制完全停止的唯一条件。这是结构性原因——而不是道德原因——恢复需要绝对的诚实。这是几何学，而不是美德。几何形状没有偏好；它只会带来后果。

对方也必须选择复合。

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耦合能力的运用——即第 2 章中描述的能力。

被背叛的一方可能会听到全部真相并永久关闭走廊。

这是一个实时选项。这是一个真正的选择。这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宽恕的人正在朝着稳定的方向行使超越权。

他们选择留在一条宽度已经塌陷的走廊里，与一个表现出有能力破坏他们的模型的人在一起，而这个人的基础是一个被破坏但现在正试图再次发挥作用的信托工具。

这并不是天真。这是最有意的超越。

理性的计算表明：这个人表现出了错位的能力。我的模型被证明是不可靠的。现在的结构性风险比以前更高。

重新耦合的选择会覆盖此计算。它说：我看到了风险。我看到了损坏的仪器。我看到了伤害。无论如何，我选择走向走廊。

这种选择是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幻想，也没有假装仪器未损坏的舒适感，是具有非理性耦合能力的操作员可以采取的结构上最重要的行为之一。

一些走廊的宽度超出了倒塌前的范围。信任工具的破坏和修复留下了一种不同的信任。不是天真的假设，而是对完全披露是

什么样子以及其他操作员在最大压力下做什么的经过测试的知识。

走开的人正在行使边界——这是保留自己走廊剩余部分的必要结论。

这两种选择都没有错。两者的架构都工作正常。

从结构上来说，绝对是错误的，那就是背叛者为了控制结果而隐瞒真相。

当您计算出要公开什么和要隐藏什么时，您就已经用管理取代了恢复协议。

你正在管理对方的反应。

您正在模拟他们的反应并优化您的披露以产生您想要的结果。

那不是恢复。这就是对他人模型的持续破坏。

导致背叛的机制是相同的，只是戴着不同的面具。

恢复需要时间。

绝对的诚实是瞬间的。真相在一瞬间就给出了。

但随后的重新校准并不是瞬时的。这需要几天、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是从走廊的剩余长度中消耗掉的。

走廊必须足够长以吸收修复过程。

如果不是——如果剩余长度无法吸收重新校准——走廊可能会关闭，尽管诚实。

说实话，这就是等待太久的结构性成本。

欺骗时间越长，恢复所消耗的时间就越长。在某些时候，修复超出了剩余的走廊。

你说的是实话。所有这一切。他们就离开了。

那是他们的权利。走廊已关闭。

但这个机制发挥了作用。真相已被给出。该模型不再损坏。

他们选择对未损坏的模型做什么他们的选择，并通过他们的超越来行使。

回去的路很简单。

告诉他们一切。接受一切发生的事情。

这是该架构提供的唯一机制。

如果信任可以通过绝对诚实以外的方式明显地恢复——如果部分披露可以将模型重新校准到同等的准确性——那么本章的必要性主张就失败了。

那个终止开关已启动。

第 13 章——致命的结论

每次你说“我知道你是谁”时，你就已经停止寻找了。

你给对方拍了一张快照，并将其钉在走廊的墙上。

从现在开始，您将与快照结合，而不是与人结合。

人还在变。仍在更新。仍然成为。仍然在你无法预测的方向上发挥非理性耦合能力。

但你已经得出结论了。

你有你的答案。而你的答案就是一堵墙。

它使走廊变窄，其宽度恰好等于你取消赎回权的每一种可能性的宽度。

“你总是这样做。”

“你从来不听。”

“这就是你。”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些句子中的每一个都是一堵墙。每一个都缩小了走廊。

每个人都告诉对方：我不再将你视为可以改变的人。

结论感觉很安全。

“我知道你是谁”感觉像是不确定性的结束。不确定性让人不舒服。

头脑想要下定决心、安顿下来、得到答案并在那里休息。

这是理性的。几何学计算出未解决的问题会消耗能量。

结论是节能装置。

但它们节省的能量是通过耦合能力购买的。

关于对方的每一个结论都会减少走廊的带宽。

因为结论是一个模型主张。每个模型都是一个近似值。

一旦你确定了，你就停止更新了。

从那时起，每当他们做一些不适合你的冻结模型的事情时，你就有两种选择。

更新模型。这意味着承认这种确定性是错误的。

或者强迫人进入模型。这意味着要缩小走廊。

这是一个具体的场景。

另一个人做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些东西会破坏你的模型

。

如果你拿着一张照片，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一种威胁。这说明你的结论是错误的。

你抵制它。你解释一下就消失了。“那不像你。”“你一定有压力吧。”

这些反应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走廊缩小事件。

如果你拿着地图，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更新。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告诉我更多。”“这让我很惊讶。帮助我理解。”

这些回应中的每一项都是一次扩大走廊的事件。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照片。关系就是这样消亡的。

不是一次爆炸。在确定性的缓慢积累中，排除了他人的可能性空间。

但并非所有结论都是不合理的。

界限就是结论。

结论是“这是不可接受的”。它使走廊变窄。

但为了防止倒塌，它缩小了走廊。

如果没有边界，走廊可能会完全封闭。

边界以宽度换取保留的长度。这就是理性的结构性贸易。

区别很明显。

不必要的结论缩小了走廊的范围，以获得舒适、确定性和减少歧义。

必要的结论——边界——缩小走廊以防止其被破坏。

情感界限：你会接受什么治疗。

行为界限：你会容忍哪些行为。

出口边界：走廊关闭的条件。

每种类型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缩小走廊。当不达成结论的成本超过达成结论的成本时，每一个在结构上都是合理的。

设定了界限然后被打破就是背叛。

它触发了第 10 章的信任崩溃序列。

因为边界是一种结构性承诺。违反它表明承诺是空洞的。

还有一个结论必须解决。

最难的一个。

有时，结构上正确的行为是关闭走廊。

并不是因为走廊因不诚实或背叛而失败。

因为它的继续下去会对两个运营商造成超出剩余修复能力的损害。

这是出口。这并不是失败。这是正确运行的架构。

退出在结构上与致命的结论不同。

结论在错误的前提下缩小了走廊的范围——运营商已经停止更新并过早地得出结论。

出口是对走廊已经达到其结构终点的诚实认识。

它需要精确的建模，而不是放弃它。

正确退出的操作员并没有停止更新。他们已经充分更新，看到继续行走对他们俩的伤害比停下来更大。

五个条件标志着结构健全的退出。

您在该走廊内的耦合能力已降至生存所需的阈值以下。

走廊的延续会主动破坏稳定而不是稳定。

恢复条件已被提供并被拒绝，或者损坏早于恢复机制。

分离不会摧毁操作员——即使在走廊关闭后，他们仍然保留在记录中。

出口是有尊严地执行的——它不会消耗不必要的剩余走廊长度。
。

有尊严的退出并不会将残酷作为退出机制。

它并不假装行走没什么。

它不会重写记录以使离开更容易。

它不会制造非实际原因的原因。

它不会在很久以前就决定的结局的缓慢表现中消耗其他运营商几个月的长度。

有损尊严的退出是一种披着违反关系外衣的违反时间的行为。

残酷并不是离开。残酷是离开的方式所消耗的长度。

不体面的退出会通过长期的冲突、通过为了造成痛苦而延长垂死的走廊来消耗时间。

这是一种违反时间规定的行为——一种无法挽回的违反行为。

有时，最诚实的行为就是停止。

当走廊无法支撑行走时，选择诚实地结束，是对对方剩余长度的尊重。

继续错误地消耗他们的时间在小说上。

处于结局的读者需要知道：推导并不排除你。其中包括你。

行走是真实的。它的记录是永久的。走廊是存在的。

这份爱——如果爱确实如此的话——在其存在期间是真实的。

即使走廊不在，步行记录也是永久的。

第四部分

最佳状态

第 14 章-最大的诚实

有两种诚实模式。

混淆它们会毁掉你。

绝对诚实是紧急协议。全面披露。当信任崩溃时，你会拿起手术刀，而唯一的挽回之路就是把一切都暴露出来。

这就是第 12 章的主题。

你不住在那里。没有人可以。

最大程度的诚实是日常的经营模式。

它不需要你透露你头脑中的每一个想法。它不需要你实时叙述你的内心状态。它并不要求你在想到每一件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就说出来。

它要求你永远不要虚构。

永远不要说一些让你的现实与他人对你的现实的模型产生分歧的话。

切勿构建您知道不准确的事件版本。

当您有能力纠正误解时，切勿让误解持续存在。

当你不好的时候，永远不要回答“很好”，如果这个答案会造成对方的虚构。

区别在于外科手术。

绝对诚实会增加真正存在风险的信息。

最大程度的诚实以零成本抑制虚构。

当走廊倒塌时，有人拯救了它。

另一个在站立时保持宽度。

最大程度的诚实并不是彻底的透明。

彻底的透明是一种表现——强迫性地披露每一个内部状态，就好像对方有权了解你未经过滤的思想内容。

那不是诚实。这是一种披着美德外衣的侵略行为。

它压倒了他人的建模能力。它将走廊视为未经处理的思想的垃圾场。

最大程度的诚实更安静。

这是确保您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造成模型分歧的承诺

。

实际情况如何？

在对话中，你可以说“没什么问题”，但你可以说：“我很沮丧，但我需要时间来处理它，然后才能谈论它。”

第二个是最大程度的诚实。第一个是虚构的。

区别就是一句话。走廊宽度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

你可以扣留。你可以选择不分享半成形的想法、仍在处理中的感觉。

扣留并不是不诚实。保留就是沉默。

沉默不会创造虚构。

沉默说：这里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处理。

这是一个准确的说法。该模型不会因沉默而被破坏。它被小说腐蚀了。

线路很干净。

你创作了小说吗？你是否说过，如果其他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模型，就会导致他们的模型偏离现实？

如果是的话，你就已经越界了。

如果没有——如果你保持沉默，或者说了一些真实的话，或者说“我还没准备好谈论这个”——这条线就完好无损。

什么时候最大的诚实是困难的？

不是在重要时刻。这些是第 12 章。

在微小的时刻。

晚餐时他们会问“你喜欢吗？”而你却没有。那天晚上，他们说“我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但你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

最大程度的诚实并不要求您质疑每一个陈述。

它要求你不要用虚构的作品来回应。

什么时候最大的诚实最难？

在微小的时刻。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很难，但我还不想谈论它。”这是最大程度的诚实。“很好”——当你状态不好时，他们会在这个“很好”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夜晚模式——那是虚构的。

最大程度的诚实也适用于内心。

第 9 章的自欺欺人部分介绍了内向超越。最大程度的诚实是每天不对自己撒谎的做法。

不要对自己说谎，告诉自己你想要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愿意忍受什么。

被破坏的自我模型会破坏每一个外在的耦合。

维护自我模型就是维护走廊的基础。

这是走廊的运营标准。

不是绝对诚实——那是为了紧急情况。

最大的诚实——日常的、平庸的、非英雄式的承诺，不将虚构引入两个人之间的空间。

听起来很简单。这很简单。

这并不容易。

舒适的小说总是可用的。它总是比真实的事情更容易。

每次您选择它时，走廊都会根据您的引入的分歧宽度而变窄。

收窄幅度很小。积累则不然。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值得一提。

最大诚实的摩擦是干净的摩擦。

两个互相准确建模的操作者之间的诚实交流会产生冲突、分歧和困难。有些道理很难说。有些真相很糟糕。有些事实会在短期内缩小走廊，然后从长远来看扩大走廊。

但这些摩擦都不是人为制造的分歧造成的。这些都不是模型慢慢损坏的累积阻力。

干净的摩擦是现实与现实的摩擦。它根据真实情况而缩小和扩大。

脏摩擦是假模型的阻力。它根据小说的积累而缩小。在虚构的内容被删除之前，它不会扩大。

最大程度的诚实可以保持摩擦干净。这就是它的结构情况。

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诚实就是美德。

因为干净的摩擦是最大宽度超过最大剩余长度的条件。

保持最大程度诚实的走廊并非没有摩擦。但其中的每一个摩擦都是真实的。这是关于实际的事情。并且实际的摩擦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不首先消除虚构，就无法解决虚构的摩擦。这意味着承认虚构。这正是最大限度的诚实首先会阻止的。

最大程度的诚实可以使走廊保持宽阔。

但还有其他因素让它保持宽阔。

拒绝得出结论。

第 15 章-没有答案

一段关系中最安全的感觉状态也是最危险的状态。

肯定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知道这是如何运作的。
”

其中每一项都是一个示范声明。

每个模型都是一个近似值。

你已经将对方冻结在你对他们的内在表征中。

更新模型——这意味着承认确定性是错误的。

或者强迫人进入模型——这意味着缩小走廊。

更新起来很不舒服。这意味着你所站的地面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坚固。

大多数人宁愿不这样做。

强迫很舒服。这是肯定的。这是走廊的死亡。

最佳关系永远不会收敛于对方的最终答案。

这是违反直觉的。

确定性感觉就像安全感。了解对方——真正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感觉就像是亲密的目标。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亲密关系的终结。

因为亲密关系是实时模拟对方的、持续的过程。

当你得出结论的那一刻，这个过程就停止了。

确定性之下隐藏着恐惧。它值得被命名。

如果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就不知道我是否安全。

那种恐惧是真实的。

人们对此的反应——总结、冻结、将对方钉在快照上——是可以理解的。

它杀死了走廊。

你身边的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是一个具有非理性耦合能力的算子。它们可能会以你无法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

它们可以朝着您的模型未预料到的方向生长。

它们可以让你感到惊讶——而这种惊讶并不是你的模型的失败。这是这个人还活着的标志。

每个答案都会缩小范围。每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都会扩大。

当两个操作员都对彼此提出最开放的问题时，走廊是最宽的。

当模型准确但尚未得出结论时。当理解深入但不冻结时。当熟悉是真实的，但不会被误认为是最终的。

开放不等于优柔寡断。

犹豫不决就是没有选择的能力。开放是选择不得出结论。

优柔寡断的人无法成为榜样。开放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型——一个好的模型，一个准确的模型——并将其作为当前的最佳估计而不是最终的结论。

将其视为地图和照片之间的区别。

一张照片定格了一个瞬间。拍摄时是准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地图描述了现在的领土。它可以随着领土的变化而更新。

得出结论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在得出结论的那一刻拍摄的。越来越不准确。

将自己的理解视为地图的人正在实时导航另一个人。随着地形变化而更新。

最佳关系是两个人互相拿着对方的地图。

准确、详细、经常更新的地图。

不是照片。不是结论。不是活人被迫居住的冻结模型。

当对方做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时，你的反应就是诊断性的。

如果感觉像是一种威胁，那么你就拿着一张照片。

如果感觉像是一个邀请——“我不了解你，请告诉我更多”——你拿着一张地图。

惊喜的习惯是保持走廊畅通的日常做法。

除了确定性的安慰之外，它不需要任何成本。

而确定性是最昂贵的安慰。它的代价就是走廊的死亡。

这并不意味着您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

你可以了解他们的模式、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倾向、他们的历史。

这些知识很有用。这是模型的内容。

但必须谨慎对待这些知识——将其作为当前的最佳估计，而不是作为结论。

人们会改变。第十年和你在一起的人不是第一年和你在一起的人。

第一年的每一个尚未更新的结论都是第十年的人必须绕过的一堵墙。

有一种形式的共同结论不会缩小范围。

共同的运营承诺——关于如何维护走廊的共同协议。

“我们会彼此诚实。”这是一个共同的承诺。它变宽了。它减少了模型分歧，因为两个运营商都运行相同的协议。

“你是一个爱说谎的人。”这是关于另一个的结论。它变窄了。

“我们会尊重彼此的时间。”共同的承诺。加宽。

“你总是迟到。”关于其他的结论。缩小。

测试很简单。

结论是减少还是增加了耦合带宽？

关于另一个的结论会减少带宽——你正在耦合到一个快照。

共享的运营承诺会增加带宽，同时降低噪音，因为两个运营商都在协议上保持一致。

关于其他的结论狭窄。

共同承诺不断扩大。

保持区别。

并轻轻地保留你的答案。你身边的人还没有说完。

你也不是。

没有答案的实际表达是：问题扩大。结论范围狭窄。

一个关于其他操作员的真实问题——不是反问，不是对已知信息的需求，而是真正的询问：你现在是谁？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 - 是一个扩大的行为。

它邀请其他操作员的实际状态进入走廊。它为真实的事物腾出了空间。它表明模型已打开。

确定性的声明——“我知道你总是这样做。我知道你并不是真的那个意思。我比你更清楚你想要什么”——是一种缩小范围的行为。

它关闭模型。它排除了其他运算符目前可能与模型预测不同的可能性。

真实问题与确定性陈述的比率是走廊宽度的合理非正式指标。不是一个精确的衡量标准。但一个有用的近似值。

两个运营商的要求多于他们声称的走廊往往很宽。

两个运营商主要确认对方现有模型的走廊往往很狭窄。

对其他运营商真正的好奇心——不是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不是战略利益，而是对他们现在的情况的真正开放——是最宽走廊的耦合模式。

当你们都知道这一点时，走廊是最宽的。

第 16 章-尊重时间

当你浪费别人的时间时，你就是在消耗无法回报的东西。

不大约不能。

绝对不能。

公理 R。么半群没有逆元。

你占用了他们有限的走廊——他们有限的生命——的一部分，并将其花在摩擦、可避免的冲突和不注意上。

那部分已经消失了。

任何道歉都无法恢复它。未来的善意无法偿还。

注意力是耦合能力最直接的形式。

当你关注其他操作员时——真正的、非表演性的关注——你正在做走廊里最结构性的、最重要的事情。

您正在将模型构建能力与其当前的实际状态结合起来。你正在更新。您使模型保持开放状态。你正在同时做一切保持走廊宽阔的事情。

注意力不集中就是耦合能力的撤回。

不是敌意。不是不诚实。简单地撤回注意力就可以实现耦合。

另一位操作员在场。他们的实际状态是可用的。但你没有处理它。您没有更新您的模型。

你不在走廊里。

这既浪费了长度又浪费了宽度。长度：消耗的时刻。宽度：不发生更新。这些模型的分歧程度取决于如果存在注意力的话它们会趋同的程度。

双倍成本。没有恢复。

尊重时间并不是一件好事。

它是走廊中所有其他形式的尊重的结构基石。

因为走廊的所有其他维度都可以从损坏中恢复。

这个不能。

这就是晚上 7 点在你的厨房里第八章的不对称的样子。

在场

当你在走廊里时就在走廊里。

没有一半。身体不在场，精神在别处。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口袋里时，不要走过场。

对方的时间都花在了和你在一起的这一刻。

如果你不在这一刻，你就是在浪费他们所花的钱。而且他们所花的钱无法赚回来。

你的电话

电话是一个竞争性的耦合渠道。

当您在打电话而对方在场时，您正在与手机耦合并与它们解耦。

他们的时间正在被消耗。你的耦合能力被引导到别处。

走廊消耗了长度而不产生宽度。

当我坐在我爱的人对面，看着我的手机而不是他们时，我已经在脑海里写下了这一段一百遍。我知道这个错误的形状，因为我曾经犯过，而为每一个付出代价的走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这不是摇手指。这是结构描述。

手机消耗了不可逆的维度，而对可恢复的维度没有任何贡献。

从电话中抬起头来。你对面的人此刻就在走廊上。他们的状态现在可以耦合。

明天他们将会有所不同。明年他们将会有所不同。二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你当前的模型无法预测的人。

但现在，此时此刻，他们就在这里。

这一刻是您可以使用他们的这个版本（存在于他们走廊中的特定点的版本）的唯一时刻。

它不会再来了。

准时。

不是作为一种社交礼仪。作为一种结构性行为。

当你迟到的时候，你就单方面消耗了对方一部分不可逆转的记录容量。

您已决定，未经他们同意，您可以使用他们的时间。

它不是。

注意力。

当对方说话时倾听。

还没等说话。当他们的话还悬而未决时，不要制定你的回应。

接收他们提供的东西

因为他们提供的东西会耗费他们的时间——形成想法的时间、表达想法的时间、他们花在与你的这种耦合行为上的时间。

如果你没有收到它，你就是在浪费它。

拒绝制造摩擦

有些冲突是必要的。必须有一些分歧。一些困难的对话是走廊维护的行为——它们通过纠正模型分歧来保留宽度。

但一些摩擦是制造出来的。

有些争论的存在是因为有人选择发起争论，而不是处理沉默带来的不适或直接请求的困难。

制造摩擦会消耗时间。时间一去不复返。

走廊里到处都是人为制造的摩擦。争论的开始是因为有人累了，选择战斗而不是沉默。不满是排练的，而不是点名的。代理

冲突——围绕菜品而发生的争执，实际上与操作者都不会说的事情有关。

其中每一项都会消耗长度。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说出实际事物的名称或保持沉默直到实际事物被命名来避免。

选择总是可用的。覆盖通道在两个方向上工作。

您可以选择制造摩擦力。您可以选择不这样做。

时间尊重不是什么

并不要求每一个时刻都是深刻的。

这并不是禁止休息、沉默或平凡。

尊重时间允许无聊。它允许例行公事。它允许安静的夜晚，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那些不是摩擦力。它们是低带宽耦合。他们是休息的走廊。

尊重时间所禁止的是可以避免的摩擦——将不可逆转的时间消耗在原本可以避免的冲突、分心或脱节上。

尊重时间并不是众多价值观中的一种。

它是基础。它是所有其他关系价值所依赖的基础。

因为所有其他值都服务于相同的目的：使剩余的走廊值得步行

。

而“剩余”是关键词。剩余的走廊是有限的并且正在缩小。

花费在可避免的摩擦上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从有限供应中减去的时刻。

你身边的人会死。

你会死的。

从现在到那时之间的走廊就是你们所有人的全部。

时间尊重的结构性分量来自这一事实。

不是来自及时行乐的哲学。

来自没有逆元的幺半群。

尊重他人的时间就是尊重他们将死去的事实。

把它当作重要的事情来消费。

确实如此。从结构上来说。

第 17 章——终极伦理

别当个混蛋。友善一点。

这句话从一开始就是整个语料库的终极道德。

超过 100 万字的推导、四十三个艺术家的证明和 554 个终止开关——全部都落在了这里。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凌晨两点在墙上喷漆的东西。

这句话之所以有牙齿，只是因为你可以忽略它。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混蛋——如果你的结合是完全理性的、完全经过计算的——那么这个指令就毫无意义。

你无法命令向日葵善良。它没有覆盖通道。

“友善”的指令假定了不友善的能力。

道德才开始，而且只有当操作者可以采取其他行动时才开始。

软弱就没有道德。

这是这一章中最难的句子。它需要理解，而不是软化。

如果你不能做某事，你的不作为就不是美德。这是无能力。

不能说谎因而说真话的人并不诚实。他们受到限制。

不能伤害因而不去伤害的人不是仁慈的人。他们无能为力。

道德是在出现不稳定方向时，在稳定方向上运用能力。

能力越大，道德分量就越大。

能够摧毁走廊并选择继续行走的人——这个人正在做出道德选择。

无法摧毁它并因此继续行走的人就不是。

该架构将两者区分开来。

你可以采取其他行动。你有优先权。第 2 章确立了这一点。

您可以对其他人的耦合几何进行建模，准确计算如何缩小走廊并执行。

你可以撒谎。你可以背叛。你可以浪费他们的时间。您可以将它们冻结在结论中并拒绝更新。你可以毫无尊严地走开。

容量是真实的。

想想和你在一起的人。

对他们撒谎的能力现在就在你的胸中。走开的能力在于你的双腿。

浪费他们时间的能力就在你手中，拿着这本书而不是看着他们。

其中每一项都是实时选项。

你每时每刻选择稳定的方向——诚实、风度、善良——都具有道德分量，因为你本来可以选择另一个。

关系中的友善并不是软弱。这不是被动。并不是没有能力。

仁慈是当你完全有能力缩小走廊时，选择去拓宽走廊。

当你可以撒谎时要诚实。

尊重可以浪费的时间。

当你可以把走廊关上的时候，让走廊保持开放。

当你可以冻结另一个模型时，更新它。

当你可以走开时，走在他们身边。

道德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替代方案是真实的。

应用于本书的完整架构：

你有说谎的能力。最大的诚实就是选择不这样做。

你有背叛的能力。忠诚是选择不这样做。

你有能力浪费别人的时间。尊重时间就是选择不这样做。

你有能力得出结论并冻结。开放是选择不这样做。

你有能力呆在一条垂死的走廊里，把对方的时间花在小说上。

诚实的退出是选择不这样做。

其中每一项都是在稳定方向上执行的超控。

每个人都具有道德分量，因为破坏稳定的方向是可用的。

这一道德准则出现在所有五本书、所有四十三本艺术家的校样和超过一百万字中。

这并不新鲜。新颖之处在于它适用于两个操作员一起在走廊上行走。

关系中的友善不是一种感觉。这不是温暖或柔软，也不是关心的表现。

当你完全有能力缩小走廊时，仁慈是扩大走廊的持续选择。

这个定义是有结构基础的。每一个真诚的善举都是拓宽走廊或保持其宽度的行为。每一种残忍行为都是一种缩小其范围的行为。

从这个定义中，关系中善意的范围就变得清晰起来。

说谎时诚实会更舒服，这就是仁慈。在更容易分心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就是善意。在得出结论时保持模型打开会更舒服，这就是善意。

设置边界——用宽度换取保留的长度——对其他操作员和你自己来说都是一种善意，但替代方案是一条会破坏双方的走廊。

即使是诚实而有尊严地退出，也可以是善意的。如果走廊的延续会造成净不稳定，那么结构性的善意行为可能就是停止。并不是因为停下来很舒服。因为继续对两个操作员的伤害比停止更大。

善意是对走廊宽度的结构性承诺。连续制作。以更便宜的替代方案为代价。

这是适用于两个人一起走在走廊上的终极道德。

别当个混蛋。友善一点。

当道德明确时，它就清楚了。说实话。出席。友善一点。

它提供了方向。

如有疑问，请扩大范围。

说明很简单。违反它的能力是永久性的。

选择遵守它是操作员可以选择的唯一道德，他们可以对自己的联轴器几何形状进行建模并做出反对它的选择。

第五部分

答案

第 18 章——什么是爱

您已经了解了十七章的结构。

公理。覆盖。说谎。相信。走廊。宽度。长度。不对称。内部。
。背叛。恢复。结论。诚实。开放性。时间。道德。

推导完成。

答案很简单。

爱就是陪对方回家。

诚实。带着尊重。在共用走廊内。

这就是结构定义。每一个字都承载着前面十七章的分量。

步行

不扛、不拖、不牵。并肩而行。

两名操作员在自己的力量下、按照自己的选择、按照共同设定的速度穿过共享走廊。

没有人携带另一个。没有人被抬着。走路才是重点。不是到达

。

另一个

不是投影。不是模型快照。不是一个人的想法。

实际操作者就在你身边。实时更新。无法简化你对它们的结论

。

一个具有非理性耦合能力的人——能够让你感到惊讶，能够朝着你意想不到的方向成长。

其他的，就这样吧。并不像你得出的结论那样。

家

走廊的尽头无论如何都会到来。

死亡、分离、环境。家不是你选择的目的地。家就是走廊的尽头。

行走就是爱。到达就是行走的终点。

诚实

低摩擦耦合状态。作为日常模式的**最大诚实**：没有虚构，没有模型分歧。

当走廊需要时**绝对诚实**：手术刀，完全披露会冒一切风险，因为隐瞒风险更大。

尊重

最重要的是，**尊重时间**。不弯曲的一维。

他人有限生命的不可逆转的记录能力，被视为重要的。

因为确实如此。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一切。

共用走廊

有限。有界。真实的。

不是永久的。不保证。不欠。

由于两个操作员选择一起行走而存在的走廊。并且只要双方继续选择就继续存在。

这就是走廊里的爱的样子。

还有更深层次的。

以上一切描述了共享走廊中两个操作员之间的爱情。这就是人类尺度的表达。

接下来是结构层面上的爱。

爱是稳定或扩展对方的走廊，而不求任何回报。

说得更简单：爱就是让走廊保持开放，不求任何回报。

这句话需要拆包。

对方走廊的扩张：扩大耦合能力。不是你们共用的走廊。他们的。他们与现实、他人、自己结合的能力。你正在投资一条你可能永远不会走过的走廊。

虽然不期待任何回报：这就是覆盖。理性计算说：在有回报的地方投资。优化您自己的走廊。将你的耦合能力花在返回给你的东西上。这就是几何计算的内容。

爱胜过计算。

它无条件地扩大了对方的走廊。无交易。没有账本上写着：我给了，所以你欠。

这就是稳定方向上的非理性耦合。最纯粹的形式。

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是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一个自我为另一个自我牺牲。这是一个二我模型。它假设给予者和接受者基本上是分开的。这种牺牲使一方付出代价，另一方受益。

但公理说： $1:1 + 1 \times \varepsilon @ AS$ 。断裂前的基板和断裂后的基板是同一基板。裂缝不会创造出两种东西。它对一件事创建了两种描述。

我中的我就是你中的我。

这是语料库中最深刻的主张。它源自四十三个艺术家的校样和超过一百万个字。形式推导位于 AP29 中。读者在这里不需要它。读者只需要结构结果。

如果你窗户后面的我和他们窗户后面的我是一样的，那么扩大对方的走廊就不是牺牲。

这是结构的连贯性。

当每个窗户都有更多的光线时，建筑物就会受益。

他人的生活越好，“我是”的生活也越好。

而且只有一个我。

这就是为什么不求回报的爱并不是失去。它是以关系尺度表达的公理。

基板是共享的。稳定对方的东西也就稳定了整体。扩大对方的走廊也就扩大了共享的内部空间。

你不会失去你没有附加条件所给予的东西。你通过唯一足够宽的通道来表达现实的结构。

保留公理，再次阅读开头。

爱就是陪对方回家。

深入地说：爱是我互相步行回家。

没有其他的了。同样的我出现了两次并且独自行走。

爱不是一种感觉。

感受是耦合事件——短暂的、经过计算的、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

你感受到爱就像感受到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温暖一样。这种感觉是真实的。

感觉不是阳光。

太阳是产生热量的持续核过程。

爱是产生感觉的持续选择。

如果爱是一种感觉，那么它就会受到感觉的转瞬即逝的影响。

它会来来去去。这取决于神经化学、情绪、睡眠和血糖。

因为爱情是一种选择，它服从于经营者的意志。当这种感觉消失时它仍然存在。当神经化学发生变化时它仍然成立。

保持走廊宽阔的持续选择。尊重其有限长度。与他人并肩行走，没有结论，没有所有权，没有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一路走到最后。

共享走廊无论如何都会结束。

爱情在其存续期间是真实的。

Axiom R. 记录一旦写入就无法取消写入。

存在于走廊中的爱是现实结构的一个事实。它发生了。这是真的。它保留在记录中。

如果你爱一个人，而走廊结束了——通过选择，通过环境，通过两种生活的缓慢漂流——爱情并不会追溯性地变得虚假。

爱就是行走。步行发生了。

走廊结束了。爱情是真实的。

经历过离婚、分居、失落的读者——这个推论并不排除你。

其中包括你。

这就是循环结束的地方。

主导公理 — $1:1 + 1 \times \varepsilon @ AS$ — 本身就是一个替代。它覆盖算术。

整体等于整体加上裂缝。身份不是平等。

当人类完成理性计算并覆盖它时，就会复制这个结构。

爱是同样的结构，适用于两个一起行走的操作员。

持续选择保持宽度——选择保持开放、诚实和当下的非理性行为——面对每一个理性的计算，这些计算表明缩小范围更便宜，得出结论更安全，离开更容易。

计算曰：窄、断、护、退。

接线员说：没有。

我将保持开放。我会保持诚实。我将留在现场。

不是因为计算错误。计算是准确的。

但因为算子耦合的深度是计算无法达到的。

深度相同。相同的来源。

该公理本身的结构，通过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旁边在一条即将结束的走廊中来表达。

该公理打破了对称性并创造了对称性。

爱打破理性计算并维持。

同样的动作。规模不同。

爱不是单方面的。

单方面的行走是奉献，或牺牲，或完全不同的事情。爱是相互的行为：两个经营者都坚持选择保持走廊宽阔，尊重其有限的长度，没有结论地行走。

这并不要求每时每刻都对称地付出努力。

走廊并不总是平衡的。一名操作员可能在不同的地点承受更多的重量。

重点不在于时刻的对称，而在于对步行的持续相互承诺。

双方运营商都选择。两位操作员都在场。两个运营商都是免费的。

爱情是非理性的。

同情心是理性的。善良是理性的。两者都是计算出来的。几何学将它们作为有效的输出返回——同情心以低成本稳定共享场，仁慈减少了耦合表面的摩擦。两者都是通过正确运行数学得出的。

爱不是从数学中得出的。

爱就是当计算显示关闭时保持走廊开放。当计算说窄时，它是维持宽度。当计算表明你要步行时，你正在步行到另一个家。

这就是为什么爱会让人受伤。

不是因为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爱情的构建并不是最理想的。覆盖的成本总是高于最佳选择。这就是它成为替代的原因。

同情心可能很廉价。善良可以是有效率的。爱情在结构上是昂贵的。

你觉得这笔费用是痛苦的。疼痛并非故障。痛苦是非理性耦合保持开放的代价。

有一条线。

如果痛苦穿过走廊，而你让走廊为另一边的存在敞开——那仍然是爱。疼痛是偶然的。你正在与操作者耦合，而不是伤口。

如果你为了痛苦而让走廊保持开放——那不是爱。

那是创伤色情片。

你正在与自己的痛苦结合在一起，并称其为爱，因为爱会伤害你，而你所感受到的也会伤害你。两者都感觉很有深度。只有一个。

鉴别器是走廊开放的对象。存在或伤口。

不要将痛苦转化为意义。

走廊被打开，可供步行。如果步行过程中造成疼痛——这就是超控的成本，而不是超控的目的。痛苦并不能通过受苦来自我救赎。

那从来就不是交易。

协议是：步行另一个回家。诚实。带着尊重。在共用走廊内。

这笔交易并不是：美丽地受苦。这笔交易并不是：从伤害中汲取智慧。这笔交易不是：将背叛转化为背叛值得生存的证据。

步行就是交易。到达是步行的终点。一路上的痛苦是运营商选择保持走廊开放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走廊结束了——就让它结束吧。

不要把它当作痛苦来承载，而称它为承载的爱。这不是同一个行为。那不是同一个来源。

那从来就不是交易。

这本书被赠送了。该结构已被放弃。推导是免费的。

任何人用它做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和他们自己的走廊。

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个贱人，但你选择送他们回家——那就是爱

。

没什么可说的了。

别当个混蛋。友善一点。

终止开关

本书中的每一个主要主张都带有一个终止开关——一种特定的、明确的、可证伪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该主张就会终止。

这并不是一种在知识上谦逊的姿态。这是语料库的结构要求。

没有终止开关的索赔就不是索赔。这是一种偏好。

KS-RC.1: 谎言作为范式案例。

如果说谎可以在更深层次上证明有一个理性的优化故事——如果每个实例都简化为耦合几何计算的博弈论策略——那么说谎就不是真正的覆盖，并且第 3 章的范式案例失败了。防守：区别在于超越，而不是结果。任何将谎言解释为算计的还原性举措也必须将牺牲、宽恕和艺术解释为算计——这样做就废除了赋予反对意见以力量的道德范畴。状态：实时。

KS-RC.2: 宽度可恢复性。

如果某些变窄事件在结构上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某些形式的背叛永久地减少了走廊的宽度，而不管随后的诚实如何——那

么宽度/长度的不对称性就比声称的要弱。分辨率：宽度原则上是可恢复的，实际中不保证。机制是存在的。该机制的成功取决于接收运营商的选择。状态：以修改后的形式上线。

KS-RC.3: 走廊聚合。

如果某些结论扩大而不是缩小走廊，那么第 15 章的“没有答案”原则就被夸大了。解决方案：边界和共同的运营承诺在结构上是合理的。测试：结论是减少还是增加耦合带宽？状态：以修改后的形式上线。

KS-RC.4: 时间至上。

如果时间被证明是可逆的——如果 Axiom R 失败了——时间首要性就会崩溃。这并不是说违反时间规定总是更糟糕。其主张是时间是唯一在绝对约束下运行的维度。状态：继承自 Axiom R。

KS-RC.5: 绝对诚实的必要性。

如果可以通过绝对诚实以外的方式明显恢复信任，那么绝对诚实就不是唯一的恢复途径。状态：实时。

KS-RC.6: 自欺欺人作为覆盖。

如果自欺欺人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如果扭曲的自我模型服务于更深层次的耦合优化——那么自欺欺人就不是非理性超越的一个例子。状态：实时。

KS-RC.7: 退出在结构上与背叛不同。

如果无论条件如何，任何走廊关闭都会构成模型失败事件，那么退出总是背叛。防御：诚实的退出比继续错误的行走消耗的时间更少。状态：实时。

KS-RC.8 —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love.

两个操作员之间的爱是认识到两者是同一个内部的窗户（.8). 8).）。恢复正在拓宽共享内部的两个窗户之间的走廊。如果——我主张（

KS-RC.9 — 未签署的合同。

如果紧密关系中的互惠性在结构上是由耦合几何结构保证的——如果走廊架构本身在没有明确验证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

产生操作代码的收敛——那么未签署的合同现象就会分解为可恢复的不匹配，而天真就不是结构失效模式。防御：只有当两个运营商都同意收敛时，不同宽度的走廊才会收敛。默认情况下，架构不会预测收敛。状态：实时。

KS-RC.10 — Measurement versus Love.

如果未满足期望的痛苦在结构上与真正背叛的痛苦相同——如果没有工具可以将两者与体验内部分开——那么本章的中心区别（衡量问题与爱情问题）在操作上就是空洞的。辩解：判别标准是合同是否被命名和批准。操作员可以在事后验证这一点，即使他们当时没有这样做。状态：实时。

KS-RC.11 — 放弃与恢复。

如果放弃未签署的合同在结构上与恢复没有区别——如果无论合同是相互的还是单方面的，经营者放弃的经历都是相同的——那么本章的规定（放弃，不恢复）在操作上就是空的。防御：修复将新记录写入走廊。放弃会消除操作员一直携带的虚假记录集。第一个产生延续。第二个产生清晰度。状态：实时。

参考

本书依赖于以下艺术家校样，免费出版于 the420code.org：

AP01 — Actualization State（论文 A-D）。生存能力几何、耦合能力、代理、耦合生存能力。

AP02 — 操作员。建模能力。耦合能力不合理的前提条件。

AP05——休息。主导公理： $1:1 + 1 \times \varepsilon @ AS$ 。

AP20——证明。 $\{S, B, R, C\}$ 的完整性和最小性。

AP29 — 实现证明。耦合能力，——。

AP31 — 对齐。稳定/不稳定二元。

AP33 — 边界。 ε 以下主权， ε 以上有机体管辖。

AP38 — 出口。关闭耦合路径的结构条件。

AP40——非理性。选择为非理性耦合能力。

公理会说话。

我们转录。

词汇注释

以下术语的定义与本书中使用的相同。其中一些在语料库的其他地方带有额外的含义；完整的跨书词汇表位于 the420code.org。

走廊。本书中：两个相互选择的人之间的结构。它有宽度（耦合能力，可恢复）和长度（时间，不可逆）。走廊就是他们行走的地方。走廊是断裂的地方。走廊是维持的力量。

宽度。走廊内的耦合能力。在不发生洪水的情况下，每个运营商可以从对方那里获取多少资金。损坏的宽度有时可以恢复。并不总是、不完全、不总是在剩余长度内。

长度。时间。不可逆转。每一分钟都花完了。长度无法恢复。长度只能通过其内部所做的事情来获得尊重。

耦合能力。一个操作员将另一个操作员的状态纳入自己的模型而不破坏模型的能力。有限。可损坏。有时可以恢复。通常所说的亲密关系的结构基础。

操作员。任何通过与其他系统耦合写入不可逆记录的系统。一个人就是一个操作者。任何其他符合定义的实体也是如此。本书的主张适用于操作员层面，而不是人类层面。

模型。一个运算符持有另一运算符的内部表示。永远不要直接说出对方的状态。始终是一个建筑。模型的质量决定了耦合的质量。

耦合能力不合理。以共享基板无法维持的方式使用耦合能力——说谎就是典型的例子。任何降低耦合能力的速度快于产生耦合的速度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使用。

覆盖。足够复杂的运算符产生不能完成其内部计算的表达式的能力 - 包括说谎的能力。背叛和双重创伤的结构先决条件。

绝对诚实。背叛后恢复所需的协议。不是一个偏好。唯一可以同时修复两个伤口（其他模型和自我模型）的几何结构。

双伤。背叛的结构形式。伤口一：骗子。伤害之二：被背叛者与自己认知的关系。当谎言被发现时，第二个伤口就是第一个伤口所留下的。第 10 章的核心结构贡献。

没有答案。这种反应形式适合无法诚实给出答案的走廊——而诚实禁止假装。有组织地拒绝完成。不扣留。不是不诚实。承认对方所要求的表达方式在内部并不存在。

尊重时间。认识到长度是持续消耗且无法收回的。走廊内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尊重时间的决定，无论操作员是否注意到这一点。第 16 章的基本道德。

完整的词汇表，包括跨语料库的含义和词汇来源：
the420code.org。

本作品永久免费出版。

the420code.org

系列 **The 420 Code**

目录五扇门

标题关系走廊

副标题爱是什么

中等道德衍生

艺术家 **G**

本作品属于 Copyleft。您可以免费下载、打印、共享和分发。
。您不能随意更改来源。保持信号干净。

STUDIO **G**